



牧隱文稿

20
2464
3

五



牧隱文集卷之六

平心堂記

曹溪安上人見予于黃驪江上求記其平心堂曰吾
 師幻菴所命也先生幸行其義予儒者也道聽言教
 不敢發于口姑以所學言心在天地曰明命賦之物
 均矣而人最靈然其氣稟拘於前物欲蔽於後三品
 之說所由起也聖人憂之立教以明倫克己以復禮
 於是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矣此吾說也師之師善談
 祖意吾所慕焉者也心之体用析之精矣吾又何贅
 二十八代達磨大師初得神光將心覓心安心之頃



2464g

全躰妙用呈露靡遺傳至六祖法周沙界矣吾又何
贅至於靈山拈花付伽葉以涅槃妙心則西乾東震
代不絕書宗匠多矣吾又何贅上人非常倫也超出
等夷無與比肩立故當選佛也得登階之號觀法無
高下入道無彼此故其心也湛然如古井澗然如大
地或運如神龍而雨天下心豈可以易言也哉吾儒
者用心以平治氣以易所以於齊而及天下平耳士
人之志非止此也具萬德備萬行為三界導師而已
矣是遠乎哉不遠也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尚可
議其平不平乎哉上人其鬼之嗚呼吾老矣贅語至

此 上人平心宴坐其肯吾言乎否乎不也

負暄堂記

雪嶽上人懶翁身子也師之卓錫神光移于圓寂于
靈骨于清平于五臺而住松廣自松廣而檜岩由檜
岩而瑞雲吉祥諸山然後復住檜岩也上人皆從之
朝夕熏炙頗有所得其與一宿覺雖曰異調然非日
用而不知者所敢望也求予名其堂予之 神勒
上人在群中目其貌秀而靜耳其言簡而當予心奇
之美故不復讓乃以負暄塞責而告之曰師之師號
師以雪嶽蓋取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之氣象也

纖塵不立全体獨露迥出雲表非陰陽寒暑之所可得而凌轢也明矣然血氣之所在性命之所存淡食以實其腹鹿衣以掩其躰則雖絕學無為者亦所不免也吾想雪嶽冬居瓶水凍爐火灰并冰合寒冽甚矣朝日出高峰入短簷温々乎其可親也負之瞋目氣舒而神融雖屏帷鳳炭深閨之燠無以過之痛之堂不為虛美矣夫至道無形因物可見而物與我又非二也雪則寒日則暄々氣舒寒氣縮非獨吾身也天地之道也而其至理存乎其間心焉而已矣心之微雖曰方寸至道之所在也故不以寒熱故有小變

堂々全體蓋天蓋地矣上人宴坐所求不在斯歟不在斯欤予之熱惱熾甚對師煎茶未知何日也

覺菴記

釋志先痛其所居曰覺菴從牧隱子求記予諾之而久而未即與之非靳也未暇也其求也又厯則不得不略言之鄒國有曰天民先覺者述伊尹之言也志尹之志宜以自表今先也釋氏也奚取哉殷而上夏也下周也周之衰而釋氏始尹之志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以天下自任也至矣其風被于中國而及于西域則釋氏獨得之

推而又大之於是曰三界曰三世蠢蠢者皆吾之分也吾當拯其溺而食其飢噉焉鼓其吻汲焉勞其身而不少卹則與尹之志同矣惟其毀冠裂冕去父子群禽獸為異耳吾儒者或叱之不為過矣然世教不古人倫之敗取笑於釋氏者不小則釋氏近於獨善其風猶足以激衰世吾不得不取之時與往來况其祝釐君上其志可嘉也哉今先也又其徒之有志者也走遠近不拘束與人較及物是先蓋野謂缺中錚錚者矣雖然擬人必於倫吾罪也固知無所避然視帖耳搖尾則有間矣吾罪當從末減矣若夫

其說則佛者覺也吾尚未之詳

雪山記

雪山西域之山也聞名而已耳無由而識其真面目也有牛禪者取以自號後吾言也牛之在雪山者最肥臍而其潔也尤甚故其糞猶為戒壇之用吾嘗竊聞其說於其書而敢告焉上人素知其事故樂取焉今之徵吾言也吾蓋難於讓矣語曰繪事後素質之無文者也能受五采故譬之性湛然不動純一無雜而為五常之全軀者也性吾所當養儒與釋共無少異焉牛禪者戒以絕物欲之或汚其白也定以拒

物欲之或亂其淨也慧以化物欲而歸于其純也潔不在牛而在於我矣吾之對師也如在雪山之中而雪山非遠矣師以雪山自表則雪山與師非二矣其由戒而入于定由定而發其慧全躰大用純乎白淨與佛而等尚何疑乎雪山真面目在乎師矣在乎師矣

五臺上院寺僧堂記

釋英靈菴懶翁房子也游五臺入上院見僧堂有基而無屋乃嘆曰臺山天下之名山而上院又大剎也僧堂成佛之所十方雲水之所會也而可無乎於是

馳走募緣崔判書伯清之室安山郡夫人金氏聞之喜與崔謀出錢以施而夫人所自施大多始於丙辰秋功訖於丁巳冬其冬邀僧三十二年坐禪五年辛酉是大半也盛設法會以致其誠其年十一月廿四日月已入矣僧堂無故自崩衆恠其然求其所自崩自聖僧前燭出也衆乃大驚今其燭山中諸菴相續至今世謂金氏至誠所致也金氏目覩其事益感益信益崇其教捨奴婢田土以為常住資恐後之人無後而知之也求記於穡亦驚嘆曰有是事哉吾未之前聞也夫燈燭也有炷矣有油蠟矣然必有火

而後光明出焉今也不火而自明非佛之靈何以致之哉佛雖靈又無因而赫厥靈矣則金氏之名傳也宜矣僧堂記不可不作也

報法寺記

王城之南白馬山之北有大伽藍焉

大祖妃柳氏所捨家也所施田民至今存焉中府者久侍中漆原府院君尹公與禪溟法蘊和尚同盟堂營始於至正癸未工後將訖又謀曰大藏經不可無於是取諸江浙戊子歲也撤所居西堂以庇經壬辰歲也毀宇既備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一闕設落成

初會癸巳歲也歲辛丑設落成中會冬為沙賊所蹂躪殿宇器皿經卷像設存者蓋鮮國家克復京城之後稍修葺之邀曹溪禪師行齊主席甲辰歲也歲乙巳夫人柳氏亡公且悲且感督功益急明年工告畢歲丁未又取藏經江浙明年所須器皿又完則曰此吾寺之再初也乃設落成初會歲庚戌落中會歲丁巳數曹溪禪師行備主席歲戊午始依萬日彌陀會凡為屋間不侈不陋觀者起敬夫人以三月初五止而公以八月初四生故轉歲歲再者用其日也公之意又欲用公棄世之日嗚呼其慮之

也遠矣施布一千疋存本取息又施田在富平府金浦縣守安縣童城縣者公之祖業也又有田在金浦童城者夫人之祖業也歲用其出未嘗求丐擅越家公之計可謂得矣世之流汗傍門者多矣能不愧恥乎弘治會己六年矣公之康強天或相之至於太半也必矣尊經則三乘之教海達于方寸之內念佛則九品之樂國在於跬步之間所以脫舊青增新福而澤及於物者又何疑乎第未知後公而為功德主於是寺者能以公之心為心雖累百世而不乏替子否也嗚呼此公求記之意也欤公相

玄陵巍然為德首迄本朝野倚之為重如大山而祝釐報
上物我俱利其心愈久而不少息豈不大為後人勸哉庶左使仲昌父以公命徵予文且曰史氏所當書也是以不諱而為之記

古巖記

曹溪辛亥大選天亘吾同年崔兵部之弟也兵部有弟聞之爰未知其為淳層氏也遇于光山見其面如兵部予益悲焉兵部無子而弟又如此何哉一日來語予曰吾之號古岩也龜谷之所命也吾所好古也所居岩也古故遠今時岩故遠平地吾初學也所以

尚友也所以避俗也非僧揭諦之時也請先生一語
以自表予曰同年之身即吾弟吾豈惜吾言哉師既
背師之兄入于異端美然知敬兄之友又知求文以
慕吾儒吾豈惜吾言哉然師之學非我學也吾之學
非師學不幾於達聽而達說乎盤古遠矣大禹氏真
高山大川人得平土而居之其新巖幽邃人跡所罕
至則虎狼猿鳥之所窟宅也然山澤通氣時出雲雨
以溉田野自黃帝井田之後至于今其利博矣飽食
佚居不知其所由來者安人焉而已耳余與後生常
言之未知其肯吾言否也獨亘上人似也各由實立

故也上人求其所以自命之義以澤洽三塗道行三
際為心包并而無古今平等而無高下必使覺性圓
滿十方清淨周遍則古也今也若也平地也皆吾方
寸間全体妙用美面壁所參十方虛空慧心皆消殞豈
有堅窮橫亘之異哉上人既毀形矣然不忍截其名
則於世教非漠然無心者也故引黃帝大禹之事以
羨其一端而終之以其教上人其自擇焉上人之所
居誰之力哉上人之所食誰之力哉同年之弟也敢
不以情告

吳養記

昇上人受知

玄陵住光岩寺者十年嘗蒙

玄陵宸翰曰昇是者四字之賜屢請辭去竟

玄陵世不得如意及

今上即位凡三辭又不得命遂挺身而去上嘗冀韓先生遇之神勒寺上人因先生請記果菴於韓山子韓山子將筆之適星山李子安氏至韓山子喜之甚授之筆曰子其代予言哉子安氏曰是不難矣果後日泛水日在木上也吾與上人盱眙東海則出日之地也日之出也浴乎咸池拂于扶桑此果之所以後

日泛木也吾嘗南游雞林上佛日寺之東峯凌鴻濛瞰大海時眩爽色未下水天下上下下朋友晦尔赤尔黑變化歟翁吾實駭焉少選日輪躍出瞥然升于天矣光明粲爛可數毫髮向之扶桑如在目中吾實快快今上人其亦嘗觀於此者乎其取以扁諸菴則吾所不知也以吾儒言之曰明命以天言也曰明德以人言也顧明命明德學者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心之明也赤子匍匐將入井是心之暗也不能純乎明不能純乎暗是學者之未定者也學有緝熙光被四表學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此日之

拂于扶桑升于天而無所不照者牧上人游江南遍
參達士於其學不問可知也第未知得與中原文獻
交際而求一言之益乎必嘗有以吾所言告之者矣
韓山子莞爾而笑曰吾之言是矣何當見果上人質
之遂書以為記

清州龍子山松泉寺懶翁真堂記

懶翁真堂名山福地皆有焉韓山牧隱子秉筆紀始
末久矣今其徒覺連又來曰清州龍子有石弥勒石
塔存實福地也連走于邑居鄉社謁清信男女得財
若干作屋三間戊戌八月畢功垂我懶翁真于其中

僧居左右偏所以朝夕香火報師恩也請先生記之
記誰不能為記真堂先生事也予曰翁之塔奉教銘
翁之真堂為其徒記吾於翁則漠然不相撰以吾不
及游翁之門也然翁真堂由我而傳于久使後之人
知翁名實賴我筆則與予昔親炙而無所補益於身
後者豈可同日語吾之幸也欤翁之幸也欤抑又連
之幸也欤因緣會遇當付之一笑耳

寂菴記

華嚴大選景亢任興王寺未幾絕去世網超然雲水
間衲衣蔬食將終身焉而氣豪志潔人之見之無不

愛敬予之往來麓寺也始內交焉九公嘗師事懶翁翁名之曰寐久矣今得孟雲韓先生大字以扁徵予文為記且曰二覺故於寂教之極也三觀終於寐禪之極也功行已斷知見不立俱忘永嘉是非直透達磨功德是吾忘也然先生何能知之予之在山也晝而一鳥不鳴夜而孤月又出水流花間雪壓松上獨立固寂群居亦寐之有味舌難以既吾是以扁之吾養吾觀先生似避喧者然未必知吾道也故略舉二覺三觀達磨永嘉之說而終之以山中之事先生何所取乎予曰吾儒者自庖羲氏以來所守而相傳

者亦曰寐而已矣至于吾不肖蓋不敢墜失也大極寐之本也動一靜而萬物化醇焉人心寐之次也一感一應而萬善流行焉是以大學綱領在於靜定非寐之謂乎中庸樞紐在於戒懼非寐之謂乎戒懼敬也靜定亦敬也敬者主一無適而已矣主一有所守也無適無所移也有所守而無所移不曰寐不可也治平政事之明效位育道德之大驗師之寐也其亦普利含識之原本欤如或槁木其形寒及其心而滯於寐則與吾儒之群鳥獸者何異吾儒之絕物也釋氏之罪人也吾與寐養當善自圖不流入於一偏

可也若夫山中之家屬之師而不屬於我、奈何我奈何

重房新作公廨記

洪武癸亥冬十月初吉鷹揚護軍裴矩來致其班主密直崔公之言曰吾重房修造記教煩先生乃出功載大廳三間西廳三間樓庫三間南廊九間門一間塗墍丹雘外繚牆垣亦一大役也材易以直不足則都統崔侍中助之巡軍布二百五十疋近仗內廟監門尉正分曹赴功其工匠則髡而家居者受傭競進存車輪村差官董役始於五月廿四日訖於九月晦

日而畢予曰何其能哉官有是後而民不知上有所為而下相勸近時所罕聞也董役官曰大護軍鄭承可鄭將軍而公差代之者蕪致中也終始是後者惟裴君其下曰即詩崔愉金乙鼎曰別特裴天頌曰散負尹英烈又其下都將枝元乙富書者李林發書後鄭圭夫是舉也班主所指揮也下逮書役皆得牽聯以書不曰榮天子予惟文武之為國家用也在身如兩臂在車如兩輪固不可偏廢也然時理亂用有重輕今茲多艱我輩政當束之高閣則武職之為干城為爪牙為國司命可知已崔公忠直有名為上所知

叅掌機密而溫之其恭在朝者亦皆慕之軍校之樂附也宜矣卒雖有緩急踊躍用兵端可期矣况茲徵後卒穡年十五以父蔭白身受別將亦一鷹揚曰校也班主徵文何敢讓且虎官尚簡故直書其事而辭不敢煩班主主宰西班公上將軍之最尊者也是以兩府宰相多兼其職云

南陽府望海樓記

南陽府在三國時號唐城入本國由世以來為益州州之洪氏自

太祖興時有翼戴功諱殷悅者是已世為大族至江

都未南陽君誅權臣反政王室生文睿府主為兩朝大母陞之為府蓋山川靈異之氣鍾而休祥以基夫萬億年無疆之業固不可以他郡縣茅夷之也故重其守臣亦必慎簡海亭漁叟鄭侯之至也以為日之有出入也水之有源委也雖遠且大善其術者皆能知之况君上之所自出乎為之臣者固當敬止而毋敢恣也矧余先被德音得為君上所出其地之守臣哉是以夙夜惟實務以德先化其吏不敢加以政惠其民不敢施以威暮歲大和利無不興而害悉去之迺作樓于州理以壯瞻視以娛賓使揭名曰望海使

其子國子生彞徵余文為記且言曰州舊有池久廢
不修上對下游居人難耕其中州人相傳池之龍徙
宅境其後乃涸然莫知其信否也侯既至命浚而築
之是日黑雲暴起東南風雷隨之而至州人望之矯
矯見龍之尾及池而下池水沸三日白氣翳然不止
老幼嗟異余曰心之用大矣一定其心則天下無足
為者鄭侯設止之心洞遠無間故明則人和幽則物
格是撻之微何足道哉故先書郡故後錄龍返之由
以告來者焉侯名乙卿字善輔以幹材行于世云

清州牧濟用財記

清在揚廣道為牧與忠公連壤多土豪吏奉法民稍
馴然臨之者或寬或猛或苟焉得代而去故其吏民
無以異他州出地毛奉公上豐館饒待賓客率無定
法或至屬民以是困吏以是橫弊成也久矣其寬
猛得中脩明弊墜亦皆利止一時而已至於立經久
可傳之制跡縫上下奮弊去而吏民安之者蓋鮮矣
龍駒李氏慕之予成均生也同列稱其學會執政知
君舉為叅官近例又不許叅官入場屋故不得試然
自視與已試者無愧觀其理清足見其學矣蓋予所
謂鮮者慕之當之矣乎清為倭所蹂躪間巷亦立不

自持慕之受命菴之咨訪規畫煦之撫之再暮而澤
洽民親吏法政聲聞于

朝當代不代以惠其民慕之雖困於外而

朝廷愛民之心著矣慕之擗節之久得米白者二十
石糙七十石小米八十石麩麥三十石布一千疋布
米用之則竭不若立本取息為可繼也則又念之曰
吾去兩代吾著人之如吾心則本也存或不然息將安
出是不出數年吾法廢矣嗚呼傷哉則又念曰口以
授筆以傳非不盡其道然非其人則人或襲之如得
當世喜為文詞者記其事其傳也必廣矣清人雖火

吾板不得竟滅之後之為使者携此記以來問之曰
記如此今其米布安在則其人無辭矣於是致書於
韓山子求記而伯氏判閣公踵門趣之予太史也聞
善必書故書為記

雲軒記

華嚴宜公頃授我詩篇味其味自謂得詩僧矣別之
住玉泉寄我書數百言命意造語直欲與文人爭錙
銖予乃知宜公有志於詩文甚篤益思會晤聞其緒
論久矣今夏來京見訪曰吾以雲名吾軒請先生記
予既欲聞其緒論乃問宜軒之意曰公豈為色受想

行識所寤思欲去浮雲故曰吾公豈慕信行往向
地思欲直登法雲故曰吾子則翻然悟曰是雲也必
其所卧者也卧而安身者山中之雲也坐而縱目者
天際之雲也軒暝則知雲之集軒明則知雲之去軒
臨溪愛其傍花軒對松愛其浮雲月當軒雲掩而過
則清光愈活風入軒雲隨而來則寒氣愈增宜公吟
嘯其間詩益高文詞益入妙自益甚矣至於油然作
霖雨也澤洽生民功高祀典豈不大有助於世教哉
吾師及物之心於是著矣及物之心前定如此則其
决浮雲登法雲而慈雲之徧覆三千界也可立待也

是為記

嚴谷記

比丘尼華嚴 扁其居曰嚴谷超禪師無學所命也
請予文以記予聞華嚴圓教具萬德開一宗洪纖非
細通塞明暗有性無性有形無形至於煩惱解脫同
歸于一而毫無少異况男女相哉然是學也吾未
之詳也姑以日用言之起居有時飲食有節朝夕之
嚴也叅話有法祝聖有規內外之嚴也群居獨行專
意潔已罔或懈弛終身之嚴也苟此三者無一之廢
斯近之矣吾曾子有言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平蓋其操存省察之密即所謂約也嚴谷婦人也非
吾之可近且可教也然為懶翁可肯指以參話頭則
百福裝嚴可立矣也華嚴五十三參外此字我是為
記

牧隱文藁卷之六

牧隱文藁卷之七

益齋先生亂藁序

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盪
發越無中華邊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雜出乎其間
沉浸醲郁攬結粹精敷為文章以貫飾一代之理可
謂盛矣高麗益齋先生生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
世大為

忠宣王器重後居

輦轂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若牧菴姚公閻公子靜
趙公子昂尤公復初張公養浩咸游

王門先生皆得與之交際視易聽新摩厲變化固已
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
王吳會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
遺跡凡所為閑博絕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
踈蕩奇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名

王官掌

帝制優游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
歛而東歸相

五朝四為家宰東民則華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
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爾雅皆先生

化之也古之人雖不登名

王官而化各行於其國餘風振於後世如叔向子產
何可少哉佐天子號令天下人孰不慕之而各之傳
否有不在彼而在此尚何恨哉先生著述甚多世曰
先東菴尚未有文集行於世况少子乎故於詩文旋
作旋棄人輒藏之季子大府少卿彭路長孫內書舍
人寶林相與裒集為若干卷諒所以壽之梓命予序
余曰先生所撰國史尚不免散逸于兵矧片言隻字
為人筭篋者煨燼何疑則若干卷不可不亟刊行也
二君其勉之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為門生不

敢讓姑志所見云

雪谷詩藁序

天之厚予嗜何其多乎哉往年在京師同閑吳縣尹家有唐百家詩從借其半讀一過間又獲時之名卿才大夫家集讀之雖不盡解深淺皆足以自樂及東歸橐中詩十餘秩將以資韓山考槃之樂謬為

主知供職是務不能專意吟咏間既以自傷又嘗恨前輩著述之不多見况今亂後能復有意是事哉然及菴遺藁益齋文集蓋嘗得之一讀以快南來不平之氣豈非天幸哉同年鄭公權父錄先諫議公所作

號曰雪谷詩藁九二卷授予序其端予觀雪谷之詩清而不苦麗而不淫辭氣雅遠不肯道俗下一字就其得意往々與予所見中州才大夫相上下置之唐姚薛諸公間不愧也嗚呼天下倉卒之難孰有慘於辛丑之仲冬乎當是時人無智愚賢不肖視其家所有雖其切用於造次有亾至於閔死生弃之而去死有難色矧此古紙費重弃易者乎願彼子職固有所不忍然非公權父吾不敢保又非天厚予嗜予亦何從而得是樂事於喪乱播遷之餘優游吟詠以賞平昔所願也哉雖然是豈獨予之幸哉他日大史氏志

藝文將於是集乎徵或有踵視山農隱類東文亦將於是集乎取則雪谷之名愈久而愈顯將不在於是集乎而是集之不止也則在吾公權父嗚呼若公權父可謂能後也已雪谷諱誦字仲孚與先稼亭公相好予愛公權父又甚欲不泯先業其志又同故樂為序之

近思齋逸藁後序

元朝北庭進士以古文顯于世如馬祖常伯庸余闕廷心尤其傑然者也山而山科僕伯遠遜公遠學於南方年未踰冠盡通舉業間攻古文名大振既茅應

奉翰林選為端本堂正字久之丞崇文監方嚮於用而當國者與其父淮南左丞公有怨出知單州有能聲俄丁內憂寓居大寧時賊已破上都指遼西公遠挈子弟單騎渡遼入高麗既行數日而賊下大寧

上以端本從游之故迂勞相續及見禮待優渥賜田富原封君開府居數年病卒弟公文公素惜其文章散軼筆其詩可紀者為二帙辛丑避兵又失之今晉州判官金君子贊得其一帙於煨燼中而故之契氏僕氏回鶻大族入中國為名家登第者九人詩書禮

義浸漬數世而公遠積其英華鼓而振耀之其文炳
然直與伯庸同心相上下可傳於後者死疑身未死
而已失之失而又失以至於無幾其亦可悲也夫今
觀此藁皆少作蒼然有老氣壯時所著蓋可想也其
子都官揔即天祐謂余曰此藁之存金侯之力也吾
兄天民幸為其長將板而截之晉之鄉學請序其故
余為略述公之出處大槩與夫此帙之幸存者于篇
末以為他日續文類者所徵云

寄贈柳思菴詩卷序

君子有終身之樂一朝之樂不足以為我樂也無適

無莫動靜俯仰快與愧不少萌則所謂我者湛乎其
中存焉死生壽夭天也吉凶榮辱人也皆非我也而
我以為喜懼則情勝矣情勝不已天始滅矣如是而
曰我有終身之樂吾不信也爵之可以貴我也祿之
所以富我也富我者必能窮我貴我者必能賤我而
我不敢不聽命焉以其在彼而不在我也是以素非
我有而一旦加乎我雖窮貴極富而不以為喜也
喜且不可況以為終身可樂乎所謂可樂者吾自知
之介又不得予之子夫不得奪諸婦夫天下之至親
而至密者莫如父子夫婦而猶且不得而相予相奪

其必有所以然者矣不徒知之又踐之必外患於是
乎絕矣思菴先生蓋近之居京師十一年同列推其
行高與國政十四年同朝服其量弘由布衣位台鼎
亦可謂盛矣然而無一毫自得之意形於言動視其
居處視其服食視其所與游盡一世之號為富貴者
視其貌則猶布衣時其不以一朝之樂為可樂者歎
十數年間巍然赫然能保其終者蓋寡先生從容進
退不以軒冕在止為榮辱昔也居廟堂樂其道之行
今也在田里樂其身之全身全道亦全矣追惟前日
如行雲流水已無蹤迹獨其愛君之心與吾終身之

樂不可預更之相離也可離豈吾所謂可樂者哉成
均司藝康子野先生之門人也將求詩諸公間以為
考樂之助以予深知先生屬以叙余故略言其大槩
周不玄乎迤空虛者聞人是音是然而喜矧吾文字
其必擊節而數曰相知之不可無於世也如此夫

送楊廣道按廉韓侍史序弘道

予幼時喜讀書山中奮遊歷之可數而金谷乞飯充
不可忘焉者也今司憲韓侍史民部張議郎及余三
人者負笈入海中喬桐華蓋山愛其孤絕人跡罕至
欲為久居之計以山中饑不可留將還京舟中與西

海道諸山曰平州之南牧丹山亦古人讀書處也蓋
往乎遂以議即故保兩家強舟入下西岸行荻葦間
六七里日且晚足力莫繼乞食于金谷驛舍之主人
一時困頓求丐之狀至今思之可笑然吾孟子浩然
之說主於中而有不能掩焉者故其主人亦能知之
也所以待之厚古之君子動心忍性皆以一朝之窮
厄而為終身所得之助顧吾所以自處何如耳初豈
以高車駟馬蒙袂輯履為之榮辱也哉初與侍史同
中辛巳進士科癸巳又同為及第年長余七歲學問
文章非余所及其操守則丞相封侯亦不介意惟曲

學阿世之是鄙余是以僥倖以來未嘗不以為媿而
君猶低回末寮若將終身焉今則揚之入臺中為侍史
亦可謂遇矣比之乞飯驛舍之日亦可謂異矣而吾
兩人所守亦有變乎否也夫士之立朝不問位之崇
庫祿之厚薄得行其志斯足矣侍史主彈核上爭君
上得失下詰宰相是非百官風靡莫敢仰視按廉使
又重任也代祀山川觀察風俗賞罰得專斷守令奉
承謹謹一食一飲之微猶必察其所好惡莫敢少忤
其意如是而曰莫能行吾志吾不信也侍史無是二
責其必有以自勵矣朝士大夫歌詩美其行侍史曰

序必救隱可吾意予之不喜為吏為又拙侍吏所知也然必欲吾文者知我不諛也故叙奮游以勉其不負所學如此云

送慶尚道按察使宋都官序明誼

長民者莫如長者朝廷之上吾無間然立使節咨諏四方其人不可不重也風俗之美惡得按而彰彈之守令之賢否得廉而勸懲之是刑賞之所在也夫刑賞之柄豈可一日畀之非其人乎國家自京畿外立八道府州郡縣蕃布環拱歲春秋選朝臣八人者分遣之其人近名民必戒其人寬裕有容民必受其賜

朝廷知其如此也每重茲選非其人罕有得者曩余嘗忝兩府與議是選者非一再矣都官宋君未嘗不在其中而都官為首相泰齋公姻親是以不果用是避嫌也舉之者日衆其勢莫之沮私不得以勝公也都官謹厚有長者風且於吏才尤長慶尚古新羅全境山川風氣積而不洩流風善習尚有存者雖曰地鉅事多然民易使事易輯他道莫之先焉都官之不用于得斯道也予是以喜之深也巨魚之從大壑是受衣工不良匹錦可惜斯人也斯道也其不相稱矣予非獨予喜之深也一時士大夫莫不為之喜也

故歌其行者源之而未已序其首必以拙語都官之意也都官不吾面而其意達于吾者吾同僚金君伯間也

送江陵道按廉金先生詩序

有天地來清明濁亂之氣相為消長於其間雖豪傑之士卓然不為所變者其鮮是以幸而與清明之氣相遭乎太平之世則生為聖賢沒為明神舜子于時流澤之罔極也不幸而與濁亂之氣相薄乎衰否之季則動而禍隨之得不並矣徒生徒死不亦可哀之甚哉予之念此蓋之志予同者數人而止耳永嘉金

氏兄弟亦其一也伯氏字敬之叔氏字仲賢甫聰明有俊才二公如一而叔氏當逆眈跋扈之日不能抑其英銳之氣時而用之奮然欲以赤手擊猛獸空拳御利刃卒罹其禍而隕其身於之則恬靜自居不悟於物深有味於洙泗之旨以為綱目盡在大學書朝夕及後休之周密酬應事變一於是而設之故其所謂自憚者已無遺恨其所以培養在吾之氣而不為彼氣之所燦焉者蓋可知已及今更化朝暮蕭穆物於國者振之有生意而敬之看應廟選按部江陵專制一道之命士之所甚榮而江陵道民醇事簡奇幽

瓌偉之觀甲天下為按廉者之所願得而樂為者敬
之自視如平時憂不介乎容喜不形乎色殆所謂卓
然不變者歟朝之大夫士歌詠其行者未必皆知敬
之所存如是也故序其所以知者而重有以告焉
上方興學先教化而後刑名然儒之效不白久世猶
以迂闊詆訕之不止也先生既以明天學稱由成均
教官為按廉者又自先生始其尚勉之哉予將剖目
以俟夫大學之有實效

送朴中書歸觀序

朋友以勢合相知者徒面而已以心合是義交也然

後相知始為至矣予於朴中書知之至邪抑猶未也
中書君既斥於朝故觀大夫入俾予叙其行予不暇
旁引他說姑以知君者質之中書君東髮立朝游歷
華近人榮之而不自榮退而朝夕溫清兄弟友恭竊
予可觀而常若有所憚然者蓋於朝則思盡己之職
當為無不為之而夕直不懈益虔而已用舍升黜何
與於我而足以為榮辱乎此中書之心也於家則祇
事嚴顏愛敬俱至然念慈堂遠在鄉里豈若父母同
處一堂之上而吾兄弟者相與兒戲於其下乎此中
書之心也是以今之見作也怡然如平時不見其有

慍色告諸朋友謀之父兄唯故覲一事而已是知中書之行也非小丈夫去則窮日之比之也平昔思母之切而喜其得故覲之隙也且夫事親事君其道則同子之於父母事之能盡其道臣之於君事之能盡其道是忠孝之立名也程子以盡已訓忠然後人始知孝者亦忠身而已爾然則為臣而盡已在朝之孝也為子而盡已在家之忠也仕而喜已而慍則必不能盡已於君近而狎遠而忘則必不能盡已於親孝不以遠近異忠不以仕已易非盡已者能之乎予之知中書也至乎否也中書故其以知我者復我也他

日中書不予棄則知已我也無疑請以為序

送徐道士使還序

洪武建元之三年四月朝天宮道士孫三岩者奉香幣祝冊自金陵航海至玉京郊迎館勞悉如常式唯謹命禮部供祭用又以同知密直李公茂林監其事而穡亦與焉用五月丁酉百官陪位合祭山水之神于城南明日而玉巖喜甚急於復命候風于禮成之港未幾王曰道士之來也有微恙不獲與為禮於心歎焉召還勞問從容者久之玉巖既以祀事熟吾面且見吾冠儒冠求詩甚謹解裝出示所得大倉諸

子詩讀之終卷玉岩真嗜詩者也不然豈易得此於人哉於是徵諸友朋詩略序其端云道家者流馬史所載可見老氏周柱下史不遇也著書五千言再傳而至蓋公曹參薦之文帝致漢刑措雖吾儒用天下者其成效未必皆若是之美也若其所謂授籙拜章符呪還丹之術雖各有說支離誕幻皆老氏之所不道也况以為其弟子者當懋其師之道焉今天子明並日月人心有情偽學術有邪正洞照靡遺而於玄教深契清淨之道期以寧壹海內其宏規遠略度心漢氏萬之矣玉岩出朝天宮代祀萬里外國則其

人之賢後可知已予觀其神完而守固辭約而義明所以自葆者重至於齋戒沐浴神明其德祭所當祭以立治人之本則非盡夫潔淨精微之蘊者莫能與焉此玉岩之所以有是行也立賢無方又可見大朝用人之法矣將有如蓋公者出斯民其受賜我玉岩姓徐氏名師吳揚州人備載之所以著望祀之實禮自是年始也諸公以驚城故不敢為詩不果贈

贈全判事詩後序

喪制之廢久矣曩予游中原見士大夫衰經而御酒肉初甚恠之及觀其朝夕之哭終三年不忘雖悍夫

兇豎莫不聞其拜而感于中不能不潛然而泣下然
後乃知中國綱常之懿猶未泯也高麗自周封殷大
師之後蓋變於夏矣喪未嘗不三年也而百日即言
不茹葷葷矣而食稻也自若宅兆之上送死之具略
同中國而虞率哭則日拜祥而禫其禮固在也而朝
夕不哭故人不知其猶在制中也由是觀之舉今天
下喪制得失蓋抑半矣按本國服制曰三年喪給暇
一百日餘各以次而降果以百日為三年則禫禫在
百日內矣今也不然暮而小祥再暮而大祥中月而
禫皆有暇其為二十七月明矣且暇者為在官言也

暇盡當視事吉凶不同器服不得不除也爵人何與
焉而自除服乎服雖除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心喪
三年可也乃曰吾暇已盡矣吾服已除矣而無所不
為者蓋亦不思而已矣及其弊在於在官者之暇起
復之泛及而無職守者效之而民庶又效之因循苟
簡遂不知其失焉耳是以能終三年惟廬墓者為然
夫墓者體魄之所藏也魂氣則散于家故三虞以安
之家廟既廢精神周流無所往而不依附於子孫子
孫之所在神之所依也然則朝夕哭且祭不于家而
于野亦何傷哉雖於聖人之制有憚焉者以今禮制

卷七
十三
蕩然軼墜之時而能盡夫人子之至情以為三年免
懷之報其道莫尚乎此故國家表其宅里而人稱之
為孝子雖聖人復起亦所不易也樂安金氏三韓大
族也兄弟事母以孝聞辛丑冬賊犯京城輿母而南
伯氏提學不幸道病而卒母悲感未幾又歿叔氏判
事公以其喪殯于泰山別業日夜號哭不離苫次者
數月既葬居其旁終制蓋予所謂聖人復起不易焉
者也淡菴白先生叙孝之所以大而士大夫歌詠以
美之若予也迺可謂暇盡觀事者故讀是卷悲不能
已遂書喪制之得失與其弊也所由廬墓之為得緣

情之義以為後序云

傳燈錄序

上之世又一年春正月判曹溪宗事臣覺雲上言傳
燈錄禪學之指南也板本燬于兵手鈔甚艱况今專
務默坐真萬一成功竊恐談理者又發斯道益以晦
乞重刊廣布以惠學者 上曰可於是廣明寺住持
景觀開天寺住持克文岫山寺住持惠溥伏岩寺住
持坦宜幹其事皆 上命也鳩材募工既有端緒雲
又上言臣之宗門光耀至矣不紀而冠之篇無以為
後日徵請下文臣叙其事迺以命臣稽會稽丁母憂

去國明年起復既至雲來趣文曰功畢矣就求其所
謂傳燈錄者讀之其題目冠以景德而翰林學士揚
億兵部員外郎李維大常丞王曙承詔同加裁定序
所以去取之意甚悉考之宋史大中祥符二書曰
蘇州僧道元讚佛祖以來名僧禪話為傳燈錄三十
卷以獻命刻板宣布不載億等刊定之事宣史氏之
略欤其日以景德豈此錄成於景德而獻於祥符歟
不然史氏之誤也鄱陽馬氏著通考指億為之億雖
文章士立后之制尚非之不草何故托浮屠為偽書
以欺君而惑世哉是時宰相王旦當國一代偉人也

及其將沒遺命削髮被緇以斂億在翰林號深於禪
學此傳燈錄所以進而刊修之命及於億也牧冊府
元龜歷代君臣之事跡而姚鉉文粹唐之文章關於
世教者也二書皆成於祥符間刻板宣布之命未之
聞焉則此錄也重於一時者可知已恭惟

主上殿下至仁洽民心至道超物表正法眼藏別傳
之妙有默契焉者非謏儒淺見所能測也雲睿在禁
中談此錄者滿一歲上深器其能賜十字法號禪
教都摠樞為曹溪都大禪師入居內院故能上體
聖心刻梓宣布其所以惠來者廣心學其功可勝道

卷七
十五
哉夫心譬則燈也心心相印至於無盡燈燈相續亦
至於無盡我國家仰賴慈光歷數之傳亦如燈之無
盡也則臣之此序為不妄作矣後之學者當以祝釐
為務毋徒文身而已可也至於禪話臣所未學故不
及云

牧隱文集卷之七

牧隱文集卷之八

動安居士李公文集序

孟子論尚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吾嘗謂論文章亦當如是文章人言之精
者也然言不必皆其心也皆其行事之實也漢司馬
相如楊子雲唐柳宗元宋王安石之徒其言之布于
文者無得而議徐考其行事之實有不能不容吾家
譬之屠家禮佛倡家學禮自其外視之似也李之則
屠與倡焉其可以相掩乎哉此所以頌其詩讀其書
而尤欲論其世者也稽也不學敢論古之人敢論天

下士然不徒以文章許人則不敢隱也前密直司使
兼監察大夫李公將錄其先勳安居士文集于梓因
其於婿兵部侍郎安君徵予言為序予嘗慕居士之
高風恨不生其時執鞭為役載名篇端為幸大矣夫
向辭為謹按居士勿知讀書痛自樹立庚午復都之
時居士處尚賤能以言事獲知於 忠敬王從順安
公入 元朝每遇恩賜上表陳謝語輒驚人名遂大
振事 忠烈王為正言司諫益喜言事而不售遂去
屏跡頭陀山中若將終身及 忠宣王即位首徵居
士待遇極豐而居士竟不樂求去益懇乃以密直副

使詞林學士致仕家訓有法諸子皆有名其季亦以
直節雄材為時重臣大夫公也嗚呼不才而穎脫若
是乎不賢而蟬蛻軒冕乎道不積于躬而名能動三
朝之聽乎教不行于家而能世濟其美乎見諸行事
之實者既如此雖不睹其全集其根於心著於文辭
者從可知已嗚呼有德者必有言予於是益信至正
卜九年冬至後三日

默軒先生文集序

嗚呼文章興替其闕天地之氣乎當 元世初混一
宇內文學之士輻奏闕下默軒先生從 忠宣王入

見世祖世祖燕坐不冠遽曰汝雖王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見儒者於是具衣冠燕坐因問征交趾策將安出先生跪奏勞師遠討不如遣使招來先生之學如此故其發為文章極盡人情物態而需然無所抵牾學者至今宗之曾孫執爨檢閱子復與其弟子宜來請予序予受而讀之雖未卒業純粹也如金玉之脫于鑛璞俊逸也如魚鳥之在于雲川至其陳言帝庭述之表章潤色國史分之綱目信乎獨步一世矣予生也晚尚從先生子孫得聞文章道德之緒餘猶以自幸矧檢閱輩有志云

道能知先祖之義乎知而不以傳又不仁也宜其求序之惠將以刻之梓也吾東方文學之盛見稱中國蓋自崔文昌始今由康鳴對策帝庭者多矣然有讀卷者居其間未由面奏獨先生入對卧内判天下大計固非貢士所及雖古名臣無以過之予嘗欲歌其事以告後之人而未果也檢閱輩章微言故不揆鄙拙樂為之序其冠之以文章興替者所以羨先生也亦所以自嘆也

賀竹溪安氏三子登科詩序

竹溪謹齋先生之嗣今密直簽書公穡同年進士也

嘗曰吾先君三昆季由科第顯致位宰相而吾子三人又皆微偉綴末第此天也吾族祖文成公之孫致堂公有三子又登科何天之厚吾安氏之至此耶文成公事 忠烈王興學教作成人材文章之盛近古未有猶且歷三世而後其孫之登科則其受報也遲矣吾先君雖曰積德行義而吾未有以承之而吾之子登科也如是之亟豈非天耶天道福善禍淫而未嘗無其實而得其名則吾祖考之德行上合天心下澤子孫者安可不播之聲詩以為後學勸哉然不請予筆者久矣一日冲衣叔氏來曰以吾三子登科之

故國家廩給吾母父封宅主以寵異之於是而不聲於詩是慢也且子之道惟顯父母之是惡此吾等所以望先生之文也予惟 光廟設科之後至于今未嘗罷而父子兄弟聯中者夫豈少哉吾病也不能博考子其訪之古老求之史氏錄之以來吾將為子序之未幾安氏又來曰吾不敢遠稽諸古爰自 忠烈王以後得上黨韓中贊公而下十六家耳雖多何益願先生之教焉予曰宰相金觀有子三人登科曰富侑曰富軾曰富儀是已平章閔公珪有子五人登科曰康鈞曰迪鈞曰光鈞曰仁鈞曰良鈞是已平章任

儒有子三人登科曰景肅曰景謙曰景純是已贈僕
射李翽有子三人登科曰瑱曰

是已檢校政

丞金台鉉有子三人登科曰光輅曰光載曰光輅是
已其他不可悉考也予之所得清州韓氏曰謝奇曰
謝謙曰譜咸陽朴氏曰莊曰理曰季元晉陽朴氏曰
仁幹曰仁祉曰仁祐竹州朴氏曰文華曰孝修曰公
生化平盧氏曰承緯曰承肇曰承慎是已今之世所
共知者金海金氏曰東陽曰光閏曰廣元密城朴氏
曰密陽曰大陽曰三陽曰季陽曲城廉氏曰國寶曰
興邦曰廷秀昌寧成氏曰石磷曰石瑢曰石瑒興安

襄氏曰中甫曰中誠曰中倫全州柳氏曰克
綱曰克恕曰克齊丹山禹氏曰洪壽曰洪康曰洪得
又有異母者月城李氏陽川許氏回鶻僕氏嗚呼此
足以見國家培養風俗之美而三韓人物之盛雖不
盡在於科第然由科第之盛而一國政理之氣像益
著而不可掩矣吾東方在虞夏時史不傳不可考周
封殷大師箕子則其通中國也蓋可知已雖其封之
又不臣之重其受禹範為道之所在也大師之祠在
平壤府國家祀之彌謹則大師之化我東人也深矣
豈雙箕王融之淺之而為我文風之始也哉雖然雙

氏王氏所以誘掖後生者亦至矣所以榮華夸耀聲
動一時使愚夫愚婦皆歎科舉之為羨而勉其子弟
以必得之未必不自二人始也是以薰陶漸漬家
讀書取第至於三子五子之俱中焉雙氏王氏之功
大矣今將歌詠安氏也而及於雙氏王氏者蓋飲食
必祭始為者之法也嗚呼人苟得志而忘其本獨何
心哉謹齋先生講軸字當之故堂公諱輔字貞之密
直公名輯字 黃書公子長曰仲溫軍簿判書次
曰景良左獻納次曰景恭典理佐郎季曰景儉習舉
業云蒼龍戊午四月 日

贈休上人序

予年十六七群雜遊聯句飲酒今天台判事懶殘
子愛吾輩招之同吟哦日不足則繼以夜酒酣高談
戲謔有吳先生往之來與會中清秀能言休上人其
子也先生命上人從懶殘子學上人既受論語孟子
之說則去八三角山明年甲申正月懶殘子又携吾
輩數人游三角山則休上人為東道矣上人年長吾
數歲甚相善自是相值甚少不見者又久矣其時同
游如洪正郎義元吳上舍全金內侍丹臣皆為故人
獨今光陽君李公與僕在朝而中郎金君弼正郎韓

得光皆在鄉里何圖上人扣吾門乎上人之來也懶
殘子走侍者具書詞言卜人事甚悉恐僕忘之也讀
其書對其面髣髴焉猶前日也上人圖所以報四重
息修之身心者自有其道又謂佛形像佛言語皆所
以資八道之尤要者使弟子道 達元者化然墨印
華嚴法華有註者各一部又以說法所得布施盡西
方彌陀八菩薩置長明 本推其餘助印經之費又
曰法寶既成矣吾年近六十奉持或怠則不可保其
無他將置之臺山俾後之人有所守願先生筆其事
予於佛氏初未之學因果進修二說俱不知也何敢

及之上人之言曰上報四重恩則於吾儒之道不大
乖隔矣今夫風俗之敗也父子相夷兄弟相逆臣
繼起頑民屢倡亂而浮屠民賊天常反如此知報重
恩安得不喜為之躍々乎又况上人之舊故乎又况
先之以懶殘子之請乎於是樂為之書

贈宋子郊序

崔踈齋來曰魁與蘆東亭俱出星山宋令公門下今
其孫子郊又為東亭所取將歸謁乃祖于星山吾等
餞其行東亭亦不敢自重來與會中當以言贈詩若
序吾等非不能然吾等自度不足動我恩門先生雖

後進同在龍頭會中視子郊必非他人比幸一言以
華之子曰吾老矣又病忘失已甚然吾座主益齋侍
中之孫李致堂出乃祖門生安致堂門下謹齋安文
貞之孫正郎景恭出乃祖門生洪贊成門下吾豚犬
種學得為先稼亭公門生韓清城之門生今子郊之
出於東亭之門亦非偶然矣息門門生盛於唐而阮
於宋季然文章血脉與天地同流夫豈汚隆輕重之
所可齟齬於其間哉中原多故以來我東方崇儒右
文無異大平之世主文之榮及弟之義無不讚嘆以
為莫及嗚呼國家風化之盛人心之正視昔不減矣

僕雖老病猥側封君之列兼領史翰激人材廣王化
用之今垂之後日夜所望者也踈齋之請固不敢違
而東亭之義又所當書宋氏子孫又當得書故忘其
鄙拙書以送行且曰東亭榮親所欠乃祖不來耳秋
涼安輿子可扶持以來僕亦更參會末不獨東亭榮
也

十韻詩序

百字科未知所從起也我國家興文治教養多方引
之以簡易之術動之以繁華之寵所以擊蒙而俾之
求益也於戲先王作人之盛心何其遠哉近世以

百字科進者多矣悅軒趙先生尤其傑然者也自念
辛巳科予年十四亦由是科得為松亭門主平生雖
無可稱然比之六韻八脚亦不天地懸隔矣其於國
家設科取士之意又不至於大戾矣今舅氏金有賜
將由是科試於有司求舊本因記興國寺法泉方丈
獲嘗寓目是集命持冊移書其端俾後有考焉

送楊廣道按廉使安侍御詩序

順興安氏世居竹溪之上竹溪之源出於太白山之
之大而水之遠安氏之興其無窮乎謹齋先生當大
定甲子對策于天子之庭名遂大振選仕本國位至

封君文章道德一時傑然者也其居官莅事動有成
績至於忠義大節儼頽風翼襲世立懦廉頑多矣至
于今稱誦之先生季子嗣清亦以文學進予同年也
立于朝如祥麟威鳳使于外如長城敵國有父之風
而醞藉過之先文孝公師事謹齋先生又與其身政
堂公同年予又與嗣清俱為辛巳進士則安李為世
交其於贈履不可不以情矣嗣清以侍御史出而按
行揚廣同年士相與餞之酒行予即曰既忝世交公
又請言豈容緘默乎然嗣清有學業有節操自始迄
今所居稱職聲名藉甚規之則安頌之則諛然回路

何如人哉彼其親炙乎聖人朝夕乎聖訓操存省察固已無可議矣猶且諄々贈處况於吾儕乎嗣清揚歷中外雖已光顯然以世德之舊行已之勤功名事業滔々日進未見涯涘若其不挾所長以駕於人則其所長也然道德之在躬政事之成效又非止今日而已必有進步之地尚多矣嗣清其益勉之哉然則當如何曰持其志無變其初斯可矣衆曰然遂書以為序

送隱溪林上人序

七月廿又一日予困於熱解衣露頂塵客寂然門庭

也林上人來叩隱溪也爽然清也躍然喜也林乎蒼松乎翠於乎溪乎飛泉乎巖底之泓乎予之恩也久矣一旦而在吾門何幸之如哉而吾也因隔壁而不能面是與咫尺應須論萬里者何異殆天之靳我清事也乎天之於人賦與之均未嘗私乎分寸銖兩之間而清濁厚薄之不相奪閑在靜躁之不相容人之所以受於天者亦不敢或變乎分寸銖兩之間也今吾所居者城市也所游者公卿之第宅也所與嘯咏又其褒衣博帶之流也則其不得與林泉之士如上人者相見亦天也固當順受之而已矣尚何恨哉方

欲迷順受之事熱益甚迺輟不書且約後日再來當
為上人畢吾說

栗亭先生逸藁序

文章外也然根於心心之發關於時是以誦詩者不
能不有感於風雅之正變焉叔世章句日趨于下無
怪乎正音之不復作也幸而有孤鳳之鳴于鳥群又
其聲隨風而去去益遠而餘音不可得接矣嗚呼悲
哉栗亭先生以雄偉之器通春秋攻蕭選文章於是
焉出先生之座主益齋先生屢稱公之文有古氣然
今所錄止此何哉公之老于錦嘗失火屋廬煨燼文

書隨之盡唯孫紹宗耳聞目覩而已先生之婿曰起
居郎許湜善屬文其子曰操軍簿掾郎知製教今為
全羅按廉使將刊是集俾予序予少也師事先生起
居公又擊予蒙紹宗為吾門生撰諸義在所不辭故
直書如此若夫先生出處大致有國史在茲不贅云
贈元上人序

上人予遇之揚州舟上修潔有道氣欣然如舊交舟
行少阻或負之則動或挽之使前勞甚矣無難色初
以為勉強也日又日不小怠予然後知其人蓋有志
者也在舟中十餘日力有裕追涼江中則又行舟走

水中衣濕附體左右指以笑上人自若非獨有志蓋
忘形者也夫入道者如泛駕之馬橫馳無方直不為
物欲所制然後坐而吾坐行而吾行堂之自尊始可
以獨運矣若上人其近是欤一日謂予曰吾將有四
方之游先生能無贈乎予曰上人所欲者非吾所學
也吾所學非上人所欲也予何言哉昔人有半面之
交况同舟之厚可無言乎故不辭而略書之以
為贈上人名景元授經華嚴本參南宗群雲水衲予
知其足償草鞋錢也

送詵上人序

吾聞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游固其事也然時有理亂
道有通塞不可冥行而暗趨觸危而抵險終其身而
志莫之遂者夫豈少哉華遭同軌同文之代適越走
燕如堂之庭水舟山巒露宿風飡如在室中不曰樂
乎尋常間蛙不能跳九萬里鵬之所搏其氣像可知
已况其尋師訪道在食忘食在寢忘寢必欲達乎彼
岸者哉詵上人予再遇之驪江之上蓋仕族也讀書
業文年北又一歲隨鄉僧游金剛山道聽懶翁在臺
山曰游山雖所願出家尤難得懶翁為尤難吾且從
翁出家然後游山耳遂入見懇請翁為之落其髮父

母聞之初悲後釋蹤跡至金剛山見之曰汝既如此
當赴僧選上人曰赴僧選不如赴士選所以出家者
學道耳道可選乎指其父曰父則天也有渝吾志天
必降罰父額之感泣而歸上人自是學日深名日振
儕輩莫敢望猶以為不足又將天下游其志壯矣其
請予言也甚懇予何言哉道不同不相為謀然

非一而再則相厚者人之情也告以別烏得無
言乎乃語之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上人其戒之哉行
百里者半九十里上人其勉之哉始勤終怠儒釋之
所同患也吾與上人勉之戒之若夫其道也上人歸

而求之有餘師

送茲上人序

幻菴弟子有子弟之秀者許氏奇氏年俱少遭家禍
脫然去世蓋難得者也奇氏名尚茲有志四方將求
誅歌於詞人詩僧間請穡序穡以幻菴故不之辭夫
四方東西南北之謂也吾三韓在天下之東東則日
本也長鯨巨浪賊舡之禍相尋北接女真飛沙積雪
區脫之警相聞西南中原之地外戶不閉道不拾遺
然使命尚未通况其處鞋竹杖敢蹈其誰何之境乎
吾知上人所謂四方者非天下之四方也蓋三韓之

四方而已矣雖然世界無窮也吾之方寸亦無窮也
佛不離菩提場中而遍游于諸天如月在天而見乎
千江吾之心出於佛而吾之身繫於是誠可悲矣然
心則無乎不之豈讓於月也哉上人其亦若是者乎
予於是歌以繼之人有身兮如馬繫櫪心之馳兮遍
于八極凡曰道塗有通有塞實行暗趨則為失德必
而嚮道在於涵畜式安爾心勿忘予勗

送絕傳上人序

道在天地間貫幽明色大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
體用固粲然也而人之行之有傳與否焉非獨吾儒

者之事也達磨學者禪宗之故其衣之表信也至于
六代而止其法周于沙界矣吾聞諸禪者如此有紹
上人者号絕傳將游方求予序予非其徒也然必之
吾而求則其意不可以虛辱故略言之吾東方韻釋
入中國嗣法者代不乏人讀傳燈錄閱祖派圖可見
已今上人以紹名則欲以續佛慧命也而曰絕傳者
非其意也反其義以要其成而已矣天下大矣善知
識者亦大多矣得法以歸則不為虛步矣上人其勗
之哉

送月總序

牧隱子避暑驪江之神勒寺有一衲長身顰面予一
見竒之與之言不應私心怪之問傍僧曰默不言者
也子疑始釋以謂今世難得頌敬之自忘後始吐言
則無蔬筍氣詢其所自来蓋嘗善於音律者也工於
繪畫者也其於酒也如鯨呷川其於碁也如火燎原
又其奕捨也雖古驍將無又焉其所諱而不言者蓋
不必問也而翻然舍去面壁兀坐步不動身言不出
口天道弄小變矣其氣之豪其心之確可知也循是
以進足辨大事矣今 事將走京外勸緣亦祝
上也利生也其志又大矣夫身之長氣之豪心之確

志之大皆人所罕得也而無有之蓋鮮但恐月牕養
成與否耳月牕其慎之鄒國曰術不可不慎月牕誠
能以質之美守道之正則其神通妙用初不外是矣

牧隱文集卷之九

送慶尚道按廉李持平詩序

神入之際未易言也事神理民唯帝王視為一事然其分也截然有定而不可紊蓋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大夫然後祭五祀記禮者固已言之矣國家專制東韓境內山川凡在祀典者歲二次選廷臣代祀其使之名曰祭告因以察守令賢否觀風俗蠲惡考貢賦同制度廣詢訪以行刑賞以待上問其使之名曰按廉無是二使按行郡邑實古者省方之遺法也代君行事故其尊且榮他使者莫敢比焉

既曰尊榮其責任之重又何如也夫人臣立朝班資
崇庠未暇論也特其權勢有足以行其志斯可矣抑
揚銓品如吏部論思獻納如館職清要華近則有之
矣豈如風紀之司執簡正色立殿陛間必欲言行諫
聽者裁一身而無是二任又不易得也吾同年完山
李君由監察持平被命出按慶尚道是所謂一身而
兼二任者故朝之士大夫作詩以美其行正言郭君
來請余序曰持平意也予曰李君篤實之材用之以
精敏出入內外聲績藹然宜乎居臺端再持齊代祀
省方赫然動人觀聽其能畛神明必嚮必格風雨以

時諸福畢至人民莫居吏稱其職熏為大和歸獻田
里大平歌詠以彰上德可期也遂書以為序

及菴詩集序

六義既廢聲律對偶又作詩變極矣古詩之變纖弱
於齊梁律詩之變破碎於晚唐獨杜工部無衆躰而
時出之高風絕塵橫蓋古今其間超然妙悟不陷流
俗如陶淵明孟浩然輩代豈乏人哉然編集罕傳可
惜也今陶孟二集僅存若干篇令人有不滿之歎然
因是以知其人於千載之下不使老杜專美天壤間
是則編集之傳其功可小哉又况唐之韓子宋之曾

蘇天下之名能文辭者也而於詩道有憮識者恨之則詩之為詩又豈可以巧拙多寡論哉予之誦此言久矣及讀及菴先生之詩益信先生詩似淡而非淺似麗而非靡措意良遠愈讀愈有味其亦超然妙悟之流歟其待也必矣先生之外孫齊閔齊顏皆以文行名于時去歲倉卒之仁能不失墜又米米序其志可尚已予故題其卷首如此

農桑輯要後序

高麗俗拙且仁薄於理生產農之家一仰於天故水旱輒為蓄自奉甚約無問貴賤老幼不過蔬菜繡脯

而已重秔稻而輕黍稷麻桑多而絲絮少故其人中枵然而外不克望之若病而新起者十之八九也至於喪祭素而不肉燕會則椎牛殺馬取足野物夫人既有耳目口鼻之躰則聲色臭味之欲生焉輕煖之便於身肥甘之適於口欲羸餘而惡匱乏五方之人其性則均也高麗豈獨若是之異哉豐不至侈儉不至陋本之仁義為之度數者聖人之中制而人事之所以為美也五雞二彘之畜於人而無所用則不忍牛馬之代人力有功甚大則忍之田驅之勞或殘支躰殞性命則敢為芻豢之取諸牢則不敢其不識輕

重害義壞制失其本心如此又豈民之罪哉予竊悲之蓋制民產興王道予之志也而竟莫能行奈之何哉奉善大夫知陝州事姜莒是書於予曰農桑輯要杏材李侍中授之外甥判事禹確著又從禹得之允衣食之所由足賞財之所由豐種時孳息之所由周備者莫不門分類聚縷析燭照實理生之良法也吾將刻諸州理以廣其傳患其字大帙重艱於致遠已用小楷謄書而按廩金公湊又以布若干相其費矣請志卷末予於是書也蓋嘗玩而味之矣憫吾俗慮之非不深立于朝非一日不一建白刊行是吾之過

也雖然姜君之志同於予者於此可知也制民產興王道其事又不止此姜君亦嘗講之乎如欲必行當自闢異端始不然吾俗無由變此書所載亦為徒文矣姜君尚勉旃

中順堂集序

詩道所係重矣王化人心於是着焉世教衰詩變而為騷漢以來五七言作而詩之變也極矣雖其古律並陳工拙異貫亦各陶其性情而適其適就其詞氣而觀之則世道之升降也如指諸掌錦南迂叟羅判書遇知 玄陵聯句賦詩進秩三品國中士大夫歆

卷九
四
艷讀詠九得九十篇如群玉府璀璨耀目自請奉使
日本遇物興懷輒形於詩九二百五十篇日本曹溪
禪者所贈又二十篇史氏索其本謄藏之臺臣又請
觀之府中縉紳咸願目覩爭求之今三年矣而猶未
已迂叟曰吾之迂迂於世也而官至六曹尚書是果
迂欤嗜詩甚矣酸寒之味取譏膏粱然亦迂而已矣
何害於事載名諸儒集中其傳也必矣其幸也多矣
然散而莫之一也今將聯為叢錄又慮其難以傳玩
也將刻之梓使人人皆得以覽觀而知錦南之有迂
叟也於是來請予序予曰天子採詩侯國蓋古制也

異日是集也悉送上官迂叟之名益傳矣日本詩因
迂叟而播于中國非獨迂叟之幸也亦日本之幸也
况我先王崇儒盛德洋溢內外則迂叟是集亦一
助也敢不備書以冠篇端中順堂迂叟燕處之所也
詩釐為若干卷云

贈一漚上人序

曹溪釋有曰宗海者訊其立名蓋本於其說而偶合
於復書朝宗于海之文故其來而請號於僕也不以
是為告就其所以得名而語之蓋取比於鏡之照物
以類應而無所私也海之為物在天地間莫之與比

是以有為水說者指地曰此水之所載也夫地配天
為大者也而曰水之所載則水之於天又不知孰大
而孰小也其為躰誰可量哉今夫雨降於天其滴也
相激而泡沫生焉泡沫水事之最微者歟最微而可
配於最大者勢乎非也是近於彭殤鸚鷕之說矣然
則其理也海也漚也名之別也漚還其海海受其漚
亦有跡乎無也消融為一無所分析則不獨理同其
為物也亦不異矣是以佛者之說泯相絕跡則歸之
空分行布列則歸之海海雖大而不離乎躰故也故
其言曰寂滅又曰生死海漚於寂滅者即所謂諸佛

也漚於生死者即所謂衆生也今上人將為漚於何
地耶又不知生死寂滅果二耶果一耶上人以其所
得於師者為已足而決洽於其中則或不免於孟浪
矣當廣咨於世之大儒其必有以告上人矣上人俗
姓曹氏羅州會津縣人以八選中其科在竹院教學
者年三十一矣大禪師聰南山之弟子也論人必及
其所從出故并及之

贈幻翁上人序

釋坦如踵門請曰如曹溪宗今丁巳年大選也俗姓
迎日之鄭也演福寺住持大禪師竹菴軫公吾之師

也吾生共有七年矣而未有號同列稱呼之難也吾師命之曰幻翁咨其所出則圓覺並賢章之語也請其說師乃曰如乎汝之名坦如何也坦蕩蕩也中無主而外無倚從容而自得之謂也是必如如不動之歸矣雖然汝且觀世界非幻乎曰幻也身心非幻乎曰幻也三世教主諸方祖師非幻乎曰幻也吾語爾聽非幻乎曰幻也師曰吾聞韓山牧隱子方以幻語語人汝且求之必不辭矣是以敢請予曰師之師夜冠之宵也膏梁統綺之養其身詩書禮樂之熏其性超然獨出而不顧信乎得如幻之趣矣雖然予未之

學也迺從上人究其說上人口今之世界則器世間也衆生即情世間也諸佛即智正覺世間也是三者交融無礙故如如之智常獨照焉故曰世界也俱為幻主非如無以求幻非幻無以求如尚何事理之或相奪也哉予曰上人信圓機之士矣予觀其言一則如其幻也一則如且幻也始以幻觀則有物有我是有對也終如且幻則無物無我是無對也物我俱忘心跡無二斯其至矣異日幻翁宴坐正念如有得於其說其告予以今日之言之是否也予當虛心以聽之如又問吾師稱先生方以幻語語人語之為幻可

得聞欤子曰聲之出也喉也舌也唇也齒也相須而聲成焉其寓於書也筆也墨也紙也硯也水也相須而形成焉而况轉注假借形聲事意之間其變也更僕而不暇詳也哉就而分析之則聲果安在欤文果何從欤非幻而何欤如稽首曰吾師真知先生矣吾書所謂非幻者先生必知之如也願學焉

驪興神勒寺禪覺真堂詩并序

釋志先予未之相識也國贖里之老嫗引之來其言曰吾師禪覺之塔先生辱賜之銘先等固已受先生罔極之惠矣茲又将謁先生一言以記吾師真堂先

生幸無麾焉吾師於五濁惡世現相應機譬則佛出也是以捨巖也猶砥林焉神勒也猶雙林焉先等攀呼悶絕竟何益哉回視化跡月墮虛空餘光已盡幸有舍利存焉所以奉之者至矣道貌存焉所以傳之者廣矣今神勒石鍾實所以厝頂骨舍利也先等以謂後之禮舍利者無以知吾師之道貌也歆其風而未知其容儀之如何也則於歸仰之心必有所憚然者矣進瞻道貌退觀舍利以欣以慕夫豈無感悟於介然之頃者哉此真堂之所由作也先生非知吾道者也執筆紀慕先生之事也先生其終惠焉予曰先

也言也是矣今夫像設多矣街童巷婦豈盡知哉必
從而語之曰是佛也其名曰某也是佛之弟子也其
名曰某也然後始得展其歸仰之禮而心冥於其像
矣不然則禪覺之真亦一丹青故物小誰從而知之
先等區々之心無以白於將來宜其請之塵也故不
辭而系以詩後之讀者幸無譏焉土木工程常事也
故不書其詩曰

道之玄妙匪無匪有於戲畫像與衆孰愈凜然其生
秀色天成有來拜者如聞其聲

普濟尊者語錄後序

玄陵之師普濟尊者嗣法於西天指空浙西平山大
闡宗風故其片言半句為世所重語錄所以述也師
之道之行之與否也固在於後之人後之人之知師
之道也非語錄無由宜其弟子之區々於此也予以
非才奉旨撰銘又引語錄吾之幸也欤吾之不幸也
欤後之來者尚監之哉弟子名覺玆覺然覺卞校讎
舊本將繡之梓求予序故略書如此

選粹集序

類書以代孔氏法也故上古之書目曰虞書夏書商
書周書類詩以躰亦孔氏法也故侯國之詩目曰風

天子之詩曰雅曰頌孔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
書定禮樂出政治正性情以一風俗以立萬世太平
之本所謂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詎不信然中
灰於秦僅出孔壁詩書道缺泯之禁之至于唐韓愈
氏獨知尊孔氏文章遂變然於原道一篇足以見其
得失矣宋之世宗韓氏學古文者歐公數人而已至
於講明鄒魯之學黜二氏詔萬世周程之功也宋社
既屋其說北流曾齊許先生用其學相世祖中統
至元之治胥此焉出嗚呼盛哉吾友金敬叔慨然嘆
曰文中子續經法論語幾於僭越論者亦嘗末減是

以不揆淺陋編輯舊聞以贅

三

于今九若干家詩文有關於風化性情者若干篇
為若干卷某官某又來曰金敬叔仕不得行其志老
且至矣雖吾亦為之悲焉幸而博求典章叢為一錄
先生名之曰周官六翼又集古今詩文若干卷先生
又名之曰選粹集選取昭明粹取姚炫其義則選其
粹也選則粹粹則選所以歎美其作者也所以歎動
其學者也願先生仍賜一言冠諸篇端予不獲讓自
叙之曰繙以也游中原聞縉紳先生之論曰文法漢
詩法唐未知其所以也既入翰林天下大亂母且老

掛冠而歸誤為 玄陵所知奉職救過不能專志所得一二亦皆消磨殆盡今觀敬叔樹立卓卓如此寧不泚穎雖然是集也傳則予序之傳也可知矣序之傳也名之傳也予何讓焉異日冊中國文章書為一書者法孔氏魯誓費誓魯頌商頌之例或取一二篇置之篇末則其幸大矣予何讓焉

周官六翼序

國於天地間代天行事者曰天子代天子分理所封者曰諸侯位有上下勢有大小截然不可紊易之所以有復也然天地交而成泰否則否矣求其所以通

上下之情定大小之分答天命修人紀則不過稽諸古而已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今讀二典猶夫其時也命官之際都俞諧讓其所以用人也詳其所以自處也審其致鳳儀獸舞之理宜矣三代損益雖名異軌時而已道罔不同周官周禮職方之書粲然可攷秦官惟古是去惟已足尊周制於是蕩然矣漢興因秦志古者雖有弗歎之嘆亦將如之何哉雖然孔子嘗曰禮大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然則制度之古不古非所急也奉天理物隨時創制扶綱常廣風化如斯而已矣我東方國於唐堯戊辰

歲世理世亂分為三國至于大祖受天明命始克
一之四百有餘年矣官制因革亦且屢矣職林之書
未有彙其筆者是以居官者因仍歲月得代即去至
有問其官守則曰吾未之知也問其祿則曰吾受祿
若干今已若干年矣嗚呼不曰虛設吾不信也比年
多苦以來糧斛甲兵則別置局選能者以主之典理
之黜陟百司軍簿之約束諸衛版圖之出納財賦典
法之平決刑獄禮儀之朝會祭祀典工之工匠造作
考工之都曆都官之私人視為故事而已至於百司
庶府能探設官之故而力行者蓋寡金君敬叔深慨

其然以六房為綱各以其事疏之為國俾居官者咸
有所遵守思盡其所當為力不足則勉而及之不但
如前日之苟去而已焉敬叔之用心厯矣既成篇將
刻之梓鎮陽林希閔以君之言問名於僕且求序予
喜之深也題其目曰周官六翼略述其所以命官之
義以告在位君子庶幾上不負國家下不負敬叔去

贈金敬叔秘書詩序

近世趙郡蘇大叅伯修父撰國朝名臣事略又撰文
類圭齋先生以為伯修學有餘暇筆札又富故能
就此穡曰蘇公在大平全盛之世四方文學之交游

累朝典則之諳練又有精敏之才非獨筆札之富也
至若處於荒陬居於冗職既無錢財難於購又無市
肆難於游而裒輯之多至於數百卷者獨吾敬叔而
已敬叔壬寅科及第爲志文學善楷書被選嘗書表
章大為 玄陵所賞予蓋慕焉久矣數年來不相值
不意其有此奇特也及其請名二書予喜之甚題典
故之首曰周官六翼題文章之首曰選粹集且各叙
其所以命名之義矣鎮陽林希閔求詩楷紳間將以
贈敬叔又請予序予曰東方教化之源蓋發於箕子
之受封而教條簡易無繁文末節之後後世因之至

于今朴略之風猶在也三國姑置我 太祖立國以
來 光廟設科取士文學之盛見稱中國然其成書
未之多見此敬叔之所以發憤而為之者欤觀其所
好如此其中所存蓋可知已古今著書者衆矣吾三
韓近世獨快軒文正公為傑然其門人雖林崔拙翁
又其次也裒輯之富稱快軒簡擇之精稱拙翁然未
能盛行於世工匠之拙也簡秩之重也銀臺集相國
集可見已然此皆文章爾傳不傳非所急也周官六
翼在位者之座右銘也如其不傳至治之澤不降矣
其關於世道豈不重哉敬叔當盡心焉若曰吾刻之

板藏之名山以竣後之君子傳之廣不廣非所知也
則吾所望於敬叔與夫士大夫所以歌詠嘆美者皆
為虛文矣敬叔其益勉之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詠
嘆淫佚數為聲詩詩曰

敬叔讀破書五車搜羅剔抉忘居諸風窓雪榻三十
載自道一生如蠹魚老師宿儒共嘆賞幸哉得此行
秘書漢廷諸公翼吾道真才傑出唯仲舒中壘校讎
天祿夜太乙黎杖來授初子雲清淨守玄宅學力所
到非以荒虛三國文章出師表千年寂々南陽廬太山
北斗韓吏部力排異端仍補苴歐王曾蘇冠趙宋中

間作者皆丘壑程朱道學配天地直揭日月行徐々
梁選唐粹宋文鑑通典通考精兵儲雄文傑句並冕
耀精鑑博採相乘除誰知東方有一士中年不曳王
門裾文章典故盡考索上窮玄象下黃輿竅於山川
袖氣流倬彼雲漢星躔踈華袞斧鉞示命討殺粟布
帛充閭閻象服龍浮坐節廟鷹揚虎闔臨儲胥春分
萬花堆錦繡霜天冷月凍蟾蜍朝陽啗々孤鳳凰天
厯矯々群駒駮君不見快軒先生文正公文章道德
時爭譽又不見祝山農隱崔拙翁高才卓絕仍紆餘
兩家類粹儘勤若如今流傳安在欤蒼天蒼天知奈

何白頭牧隱徒歎歎

允巖讌集唱和詩序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盡其義故其君之所以禮貌者極其豐禮之豐義之盡志同氣合蔚然而雲從龍悠然而魚在水及其老也更休迭用優游佚豫於垂黃戴白之年而未始以去位一日忘國家有議則決有難則赴君臣之間何其相得之深哉予於允巖諸老讌集詩蓋三嘆焉上之南幸也曲城府院君蕙公鐵城府院君李公濬原府院君尹公檜山府院君黃公唐城府院君洪公壽春君李公啓城君王公實從之

上甚嘉之所以待遇之亦盡其禮貌焉八月丙戌行次允巖丁亥幸俗離寺明日大雨回至允巖留一日諸老既以佚豫自居且樂其還都之近也於是舉酒相屬侑之以歌者大將軍金何赤次笛將軍金斷革彈箏蒼顏白髮笑語酬酢望之若神仙然嗚呼孰謂呻吟瘡痍之未幾而昇平文采之若是乎諸老既老矣然痛上不在扶蘇之陽法宮之中身率橐鞬更直野次風雨寒暑不易百司庶僚是則是效各修厥職無敢有缺則其所以觀感人心裨益國祚於朝夕周旋之間者多矣與坐廟堂出號令者奚擇哉彼業

桑竹林名教之罪人也好事者尚圖而歌之矧亢巖
之盛集為國家之充氣者乎但未知今世善畫者誰
歛善歌者又誰歛若於圖也雖欲執子弟之役廁筆
筮之列已不可得矣至於歌咏則非予不肖者倡之
而誰歛試觀之俗離之山巖之然屹之然峻極于天
者非吾後生所當仰止者乎諸老之風流文采雖與
之爭高可也尚奚歌奚圖為哉

送契符寶使還詩序

高明受命大告武成華夏寧謐乃眷四夷宜撫而有
爰命使者乘傳四出布宣威德俾各輯寧其人民符

寶契公奉璽書禮幣涉海萬里來使是邦以明揚
聖天子柔懷之意舉國奔走奉承唯謹頃者開賊犯
遼東公寶避地于此士大夫與之游者敬愛之故昔
之去也思之深今之來也喜之至又憂其歸之亟而
莫之留也於是相與賦詩以贈予惟朝鮮氏立國實
唐堯之戊辰敬也雖世通中國而中國未嘗臣之是
以武王封殷太師而不之臣其後新羅百濟高句麗
鼎峙相雄長秦漢以降或通或絕我 始祖以宏材
遠略起於唐季遂併三國而王其地自五代以迄于
今蓋將五百年矣俗習既異語言不通固中國之所

不齒也然詩書禮樂之風尚猶不泯知尊中國有聖
人者出未嘗不為之依歸焉矧今天子不鄙夷遠
人所以嘉惠之者如此符寶公又能秉心忠直視鯨
濤不測之險如坦途然宣布德音上下交孚無纖芥
疑則其世為藩輔戴我帝明至于千萬世蓋自今
始公其志之

送峯上人遊方序

上人素所不識也楚然踵吾門求見一見握手如舊
交未幾吾耦喪止留二七對靈一語誦經薦福梵音
清澈聰者竦然吾欲挽留以久辭去者再蓋不三宿

桑下也臨別索言予乃曰師去游方何所求乎曰道
焉而已矣曰請問道安在乎曰無不在曰然則不離
當處矣乎曰然曰然則所謂游者贅甚矣師在蒲團
則道在蒲團矣師用草鞋則道在草鞋矣墻壁瓦礫
無非道也江山風月無非道也不寧唯是著衣喫飯
無非道也揚眉瞬目無非道也上人何待於游而後
求道乎哉吾之所謂贅者然乎否乎上人曰子之言
也是矣然吾所提者趙州無也趙州七十更參禪夫
豈贅乎峯也生今二十九年矣去州年遠矣不參訪
何從而見道乎此吾所以蒙犯霜雪跋履山川而不

之憚也何子之譏之甚也予笑而答曰吾既不去乎
滿園草鞋是行住動靜之謂也雖然初學必自靜定
上下功夫無遷效趙州為也幸也師之質也美不中
道廢趙州不難到及到肯言言乎遂別甲戌八月日

牧隱文集卷之九

牧隱文集卷之十

直說三篇

天可問乎楚詞是已歷漢至唐柳子厚氏出死力以
對焉仲舒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於是乎寐若寤焉
醉若醒焉然猶曰蒼者天也而不知民彝物則之
出於此而全歸是天也於是乃曰天則理也然後人
始知人事之無非天矣夫性也在人物指人物而名
之曰人也物也是跡也求其所以然而辯之則在者
性也在物者亦性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奚疑焉
臣所事謂之君君所使謂之臣生于楚而用于晉是

不可以國分也倭於隋而忠於唐是不可以人別也
相得者魚川泳而鳥雲飛矣相違者瑟雖工而齊不
好也君臣之離會其有以哉甚者如仇讐焉如羊牛
焉其勢也不相持也其情也不相通也嗚呼其危哉
奸雄一奮其間而大事去矣嗚呼其危哉

心之用大矣經綸天地而有餘力無絲毫之或漏於
其外也是天地亦不能包其量矣善用者二帝三王
是已善保者孔顏思孟是已行之以政事述之以文
章於是乎其用也費矣其隱而不可見者又非窮冥
昏默之地也昭乎日月也盛乎鬼神也其亦永之方

寸間而已矣聞善言見善行油然而生者心之端也
持其端而不失焉者敬義而已其拳焉其拳焉焉

茂球金氏三子名字說

通憲金景先請予名其三子予以病未果久矣長子
成均學官又來曰父命也願先生有以教焉予不獲
已迺言曰伯氏名爾瞻字爾子具瞻之言視也字以
子具十目所視之謂也語曰尊其瞻視動作威儀之
見於外者可以見其內故也夫令聞廣譽之施於身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必也積於中者和順然後發
於外者為英華人之仰之不啻如師尹之赫々矣瞻

乎其以具銘諸心乎詩曰民具爾瞻仲氏名爾盱字
爾子何盱之言亦視也字以子何望道未見之謂也
語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吾之
德如之何則進吾之業如之何則修夙夜以致之則
其至於道也必矣一日至焉前日之所望畢矣盱乎
其以何銘諸心乎詩曰云何其盱季氏名爾盱字爾
子美盼之言目之黑白均也字以子美謂其性質之
美也孟子自道善知言其言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人焉廋哉而以瞭眊判人心術若鑑照物妍媸無遁
形則眸子者心之著也盼字其以美銘諸心乎詩曰

美目盼兮孟子七篇述詩書仲尼之意而作者也而
於詩斷章取意為多故學孟子作金氏三子名字說

韓氏四子名字說

韓愈書公既名其四子且字之以古者易子而教俾
友人韓山李耆說其義稿不敢辭曰尚桓書云尚桓
桓勉其所勇也人於學也勇莫先焉中庸雖以知
仁勇為三達德而勇居其末然所以致知仁之極以
成天地位育之功者勇也知非勇不能擇仁非勇不
能守故以強哉矯贊美之高桓之字以伯桓可不思
其義乎曰尚質勉其所本也語云文勝質則史質

勝文則野質者文之本也文勝之矣愷悌之美忠信
之篤泯而不彰雖有美質淪胥而莫能自拔於流俗
文之弊極矣於是而惟文之是尚則或失其本而趨
乎末改救之之術雖若偏焉莫如重質之為愈也尚
質之字以仲質可不思其義乎曰尚敬勉其中有主
也禮曰毋不敬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冠之以敬即堯
與先書欽之義也學道者由敬以誠正出治者由敬
以治平夫婦之相敬史又書之田野間亦不可無敬
也况於朝廷乎况於鄉黨乎况於屋漏乎事天享帝
以致四靈皆不外此尚敬之字以叔敬可不思其義

乎曰尚德勉中不失也書曰克明德人之得乎天而
具衆理應萬事本然之善也氣質或拘之物欲或蔽
之於是乎失之矣得之於天失之於己故曰虛位然
其本然之躰未嘗亡焉發見於俄頃之間守之固擴
之充則在我者非自外至也生而具之者德也失而
復之者德也尚德之字以季德可不思其義乎夫勇
以一其志質以為之本敬以為之主德以守其天韓
氏兄弟斯無忝乎尔祖矣尚勉旃尚勉旃

伯共說

慶順注簿孔伯共來語籀曰今天下孔氏皆有譜獨

吾先世入東韓居陝之咸陰縣中國士大夫無從而至也我先世仕本國有位鷹揚上將者其後子孫不絕如綫俯也游學成均進瞻肖貌益有感焉子思述中庸稱仲尼親之也親之也則存之心存之心則見乎四弊故自名曰俯而字以伯共蓋有慕於正考父三命而俯茲益共之語也夫仲尼天地也天地之所從出大極也正考父之俯也共也仲尼盛德光輝之根抵也此俯之所以立名字願先生演其義以白伯共聖人之後也讀聖人之書既如聞禮聞詩於立庭之際矣四支之不敢怠於身一毫之不敢肆於心允接物

應事之容宛然與鄉黨篇中所載相合乎否也恭之發見於召召者門人之所共知也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夫豈辨於仲尼之口而後聞之哉夫子之申申天之微之間之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者也而門人猶曰不可得而聞豈不惜哉或曰此子貢既得聞而自歎之詩耳以今觀之夫子之道如日月焉凡有志於聖人之道者如游夫子之門庭如奉夫子之杖屨接乎詞氣而親其光輝也况其在子孫之列者乎宜其有所仰而私之于其身也夫子之道不行于世刪

定讚修垂教萬世其書具在堯典首欽其意可見則
恭之一字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本也尚何贅一言
於其間哉仲尼祖述堯舜而仲尼之子孫又當祖述
仲尼也仲尼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當自謹獨
始伯共其致力焉

子復說

驪興閔子復來曰安仁之選補成均生也先生為大
司成字之曰子復安仁事先生有年矣而未得蒙子
復之訓安仁實有慙焉顏先生終惠焉予曰吾病也
久易之不玩而樂於忘陽之復也而在五陰之下以

人性言則善之萌也以人事言則吉之兆也以學言
則返乎其初者也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問
仁也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勿於非禮復之之功也
愚於不違復之之效也私欲淨矣何待於克之天理
行矣何待於復之此天下之所以故其仁也今稱顏
子曰復聖公其知顏子也不淺矣子復以篤實之資
高明之學踐履之是先而不專於聞見沉潛之是急
而不務於涉獵出試場屋卓冠百人之列則其文章
之發見又可見矣拜翰林遷閣門方以知禮名于時
其自負必不輕矣猶以為不足問於予嗚呼子復真

好學矣易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人
之心也求仁心觀乎易觀乎語斯足矣予以一說告
焉子復其可之乎仁子之舍也子出游數千里外不
在于舍者子之身也其在于舍者子之心也身雖在
遠心猶不忘其舍而必復故焉仁則子之舍豈可輒
忘之而不謀所以居之之術乎有門以出入有室以
寢處則前日崎嶇道路迷於所趨顛倒之狀態變而
申之天下於燕居矣而况承祭見賓之頃乎有明亦
必自遠方來矣如其不然雖閉戶亦可也勉之哉

可明說

甲寅科及第李百之字以可明求予說予曰本然之
善固在也而人有賢不肖智愚之相去也何哉氣質
蔽之於前物欲拘之於後日趨於晦昧之地否塞沉
痼不可救藥矣嗚呼人而至此可不悲哉一日克己
復禮則如清風興而群陰之消也方寸之間粲爛光
明察乎天地通于神明矣泝而求之則堯之克明峻
德光被四表者也嗚呼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非
二物也而天與人判而離也久矣仲尼蓋悲之道統
之傳不絕如綫幸而再傳有聖孫焉著為一書所以
望後人者至矣生知鮮矣困學之士惟力行一言實

八道之門也力行之道致之此之不舍晝夜始也吾
心也昭之之明也終也吾心也與日月合其明則堯
之放勳光被亦不能遠過於此其克明之大驗歟可
明其思所以踐名與字也乎無也將欲踐之必自三
達德將踐三達德必自一一者何誠而已誠之道在
天地則洋之乎鬼神之德也在聖人則優之大哉峻
極于天者也天之本於大極散於萬物脉絡整齊
其明大矣然人之虛靈不昧雖在方寸之間然與天
也斷然無毫髮之異謂天與人不相屬者非知斯道
者也子亦非知斯道者也然與可明言之如真知豈

不可愧哉然億則彙中賜之所以多言也予何敢避
多言之責哉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辯也蓋傷焉

子因說

東萊鄭子因來謂予曰先生之在韓山也嘗造門受
論孟請字說先生曰生既名可宗所當慎者不失其
可親之人而已於是字之曰子因今北有六年矣奉
以周旋不敢墜也然其義之所在其時未嘗請迄今
歎然願先生畢其說予曰未晚也抑戒不既明甚矣
乎矧子因年未知命好問不已庸何傷乎雖然予耗
矣何能言哉天地大矣廣矣猶相依附况人倫之懿

綱常風化之所係者乎故君臣之相資朋友之相責
所以維持帝王之治之美未有不相因而能致乎其
極者也唐虞之都俞後世之會合皆可見已惟其不
相值也則接浙而去踰垣而避其所以逃適也如是
必其中確乎其不可拔矣必其勢判乎其不可屬矣
嗚呼悲哉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如雲從龍風從虎
氣機之相合膠漆之相投無有齟齬言聽計從功成
理定所以相因之效不曰美欤子因少而讀書決科
入仕名聞于時謂之無因不可也退于田里如隱士
然謂之有因亦不可也今以官召則至替則去悠悠然

若無意於其間者子因之學可謂有肝守矣古之能
知出處之分者不過於此子因其無變焉於是作子
因說以勗之

仲至說

大姨夫全氏旌善堂姓仲子曰五倫請予字說曰人
之倫也有五其名曰五典天所叙也而人之所以為
人者也故吾名曰五倫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吾字曰
仲至夫至者吾所望也而道之去遠將竭吾力而吾
未敢必將畫吾進而吾未之忍然由之而鮮知習矣
而不察吾儕之謂也願先生明以教我倫將書紳焉

予曰至有二義以道言所至之地也以人言能至之功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論於民生日用之間著於聖賢功化之表詩書禮樂之秩然典章文物之粲然則所謂倫理者豈不如揭日月而行哉然氣稟之異物欲之拘罕有得其髣髴於形影之末者况其精微之蘊奧也哉嗚呼能至於其間者何可多得哉虞夏書所載格言甚衆十六字傳心之語可見危微之辨精一之功所以至夫道之準的也孔氏弟子月至日至獨顏氏曾子得其宗求其所以能至則喟然之嘆一貫之唯如在目前雖曰不至吾不信也然則所

至之地能至之功果可二乎哉仲至氣質清明蒙養有素游學成均問難折衷諸生皆服其識之高也宰相知其才授以臨民之政晉陝已受其賜矣他日所能其可量乎予喜其有志於道也作字說以貽之已未夏閏五月癸卯

孟周說

雞林李氏有位五宰封月城君者其長曾孫曰廷甫為臺臣有重名請字於韓山子韓山子方檢韻會甫之下註曰輔也於是取周室輔之語字之曰孟周夫邦家之用人才也如車之有輔焉故曰無棄余輔隕

于尔輻其康濟時屯也如車之任重焉故曰終踰絕
險曾是不意用人才濟時屯此周之理所以不可及
也夫周周有天下之號也周南周公之化被于南也
風之正也風化之美而人心歸焉故曰行故于周萬
民所望士君子幼也學壯也行始于家而終于天下
致君澤民移風易俗必曰堯舜其人唐虞其時曰夏
曰殷至于周而止蓋自周而後天下無善治故也然
則有志之士所以跂而望之者非周而何周公石公
畢公之翊贊王室者載於詩書粲然照日孟周其亦
心之乎心乎周然後可以為今日朝廷之輔相矣今

夫觀河洛者思禹入清廟者思文孟周顧名思義其
所以心周之心為如何也心周如何心乎開睢麟趾
而已矣開睢麟趾在文王之地者所望也非孟周之
所當慕也雖然濟人多士文王以寧則文王之興美
化始于室家及於人物多士之所助庸可少乎士也
雖微必以天下之事自任者將以佐天子行其志施
其學焉耳孟周其無惑焉仲尼蓋嘗曰如有用我者
吾其為東周乎與周道於東方不在今日乎孟周其
無惑焉

之題說

門生左副代言姜隱字之顯請其說予曰隱不可見之謂也其理也微然其著於事物之間者其迹也粲然隱也顯也非相反也蓋躰用一原也明矣請畢顯之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日月星辰之布列山河嶽瀆之流峙不曰顯乎然知其所以然者鮮矣尊君卑臣百度修舉詩書禮樂之媚典章文物之賁飾不曰顯乎然知其所由來者亦鮮矣求之人心鑑空衡平物之來也無少私雲行水流物之過也無少滯其躰也寂然不動其用也感而遂通光明燦爛純粹篤實謂之隱則徹首徹尾謂之顯則無拜無臭故曰君

子之道費而隱鬼神之德奮魚之詩可見矣是以顯之道觀乎吾心達乎天德而已矣士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曾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陰邪無所遁其情鬼蜮無所遁其形矣之顯少年擢茅敷歷臺省庠考其行蓋君子人也剛毅之氣觸姦邪而立推溫柔之質敦孝友以相感平生所行無不可與人言者則顯之道行矣夫子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尔夫子昭然日月也之顯其仰止焉其服膺焉

孟陽說

丁酉科及第李佐即托其友鄭子因求字於予予曰

李舒氏吾友也何無書是禮失矣予難於言矣予愛
李舒氏久矣始舉進士也率然携其所為程文至吾
舍求我正予視其貌偉遠而其氣清心甚喜也及讀
其文確實而不俗稍介削則不大矣心喜之又倍往
來未久果為主司所取不數年拜正言風采出其群
人皆曰李正言必大用矣侍親于鄉不出者今

年雖有召命不應似乎避世者矣今其姨夫陳氏之
來京也修書詞告予曰向者子因之行也彊子因請
吾字吾儕間非敢直達于先生也子因受先生知欲
得先生言以為吾榮不暇計吾禮之失也先生不鄙

明言其所以不可之故以教之是先生以舒為可教
何幸之大也願終惠焉予曰舒者陽之事也春氣發
揚物生遂暢大和洋溢浹洽無間比之世唐虞之際
是已當是時君臣俱聖禮樂大行四竟之類如微雲
之在乎青天也及其去也白日正中光彩粲爛其化
之被也其德之運也於斯為盛矣今學者粗有知必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以李舒氏而不志於堯舜之
世吾不信也於是字之曰益陽益陽其思所以踐名
與字可也若曰吾舒也示所以卷也則近乎老氏矣
是陰也非陽矣陽君子也尚相與勉之

浩然說贈鄭甫州別

浩然之氣其天地之初乎天地以之位其萬物之原乎萬物以之有惟其合是氣以為體是以發是氣以為用是氣也無畔岸無罅漏無厚薄清濁夷夏之別名之曰浩然不亦可乎堯之仁舜之智以至夫子溫良恭儉讓皆由自疆不息純亦不已而發見者也惟疆故能不撓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無得而沮之所以不息也惟純故能不雜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無得而間之所以不已也德由是崇功由是著顯當世而垂無窮非所謂浩然者渾淪於其間何以至是哉

古之聖人者心存而跡察見諸行事無待於六之益軻氏問斯道日益殘弊發其機牙傲昂天下之士策其鈍而進其銳於是養氣之說出焉孟軻氏夫豈誇言者哉鮮有從事於此者其亦可恠也夫甫州刺史鄭君謂予曰昔予也名瑀子嘗以溫叔字我矣余今也更之以寓願予之終惠焉予曰大哉名乎天地四方之謂寓中天地四方而立左瞻右顧不其大乎而以眇然之身養浩然之氣使之渾淪於其間不其難乎然天地也萬物也同一體也人之一身而天地萬物備修其身先持其志持其志氣斯可養馴至於不

息不已之地則所謂眇然之身上下與天地同流已
不與草木禽獸同腐於頽更之頃而善光於千百載
之下其所以不與草木禽獸同腐於頽更之頃而善
光於千百載之下者即浩然之氣充於身大富者也
或曰孟軻氏以大剛直為說今子以疆純釋浩然何
歟予曰箋其義不箋其語子學如此鄭君性脩潔陳
慨有志當世事惧其所以養氣者或未至焉故以浩
然字之庶有以實其名其赴南州也未贈言遂書以
冠餞行詩之首

伯中說贈李次元別

今庚申科狀元李文和伯中將觀親于鄉請予言且
曰伯中字說未蒙先進之教願受一言以行孝於家
忠於國將何以為之本乎予曰大哉問乎中焉而已
矣善事父母其名曰孝移之於君其名曰忠名雖殊
而理則一理之一即所謂中也何也夫人之生也具
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曷嘗有忠與孝哉寂然不
動鑑空衡平性之躰也其名曰中感而遂通雲行水
流性之用也其名曰和中之躰立則天地位和之用
行則萬物育聖人參贊之妙德性尊人倫叙天叙天
秩粲然明白曰忠曰孝曰中曰和夫豈異致哉舜以

天下養親其孝大矣是舜之中也瞽叟殺人則負之走是舜之中也周公抱成王以定周室其忠至矣是周公之中也管蔡流言居東三年是周公之中也而不能中柳下惠而已矣中而不能權子莫而已矣是則事君事親行已應物中和而已欲致中和自戒慎始戒懼之何存天理也慎獨焉何過人欲也存天理過人欲皆至其極聖學斯畢矣大舜也周公也能致其極者也下惠也子莫也一於偏者也士生千載之下有志乎學所當企而慕者安所在欵今有人呼於衆曰願學大舜乎周公乎必皆曰不敢願學下惠

乎子莫乎必皆曰不欲然夷考其行果於不敢者皆是果於不欲者又未之多見此予之日夜自責而自愧者也伯中擢第狀元則與予同求教求益卓然欲趨於大中之域過於予遠甚矣他日所就其可量乎熱甚困不能覃思略述所懷幸伯中分讀中庸一部書敢以是為伯中贈

孟儀說

至正戊申予承之大司成生徒甚盛分治五經治書者八十餘人其中劉敬氏舉止出群既受業則端坐讀不輟於教天之命惟時惟幾八字沉潛反覆其辭

引而長或高或低同列指笑劉敬氏不以為意則其
心之專也可知矣久而館中咸服歲辛亥子叨知貢
舉劉敬氏以詩義中可謂通詩書矣補學官以勞拜
叅而去成均諸教官請于朝得劉敬氏兼諄諄博士
今五年矣而猶未調也而安焉無外慕所以養其中
者夫豈無所主哉今以字說請於予曰敬也幸為朋
友不鄙字敬曰孟儀願承教焉予曰堯典有欽文王
稱敬非子之羹墻乎光被四表自欽而出不冒出自
敬而生則若天咨岳之際在官在廟之時其安安也
其登也也不動而民敬不言而民信則其赫乎暉乎

之威儀也千載之下仰之如一日吁盛矣今之學者
曰堯舜也文王也皆生知之聖也不敢企不敢企宜
乎世道日以降人心日以媮而不止也夫天地萬物
之父母也聖者賢愚若不肖皆同胞也父母所以畀
付於諸子者豈有厚薄也哉人之生也惟欲之趨而
致其異耳於是天仁愛之命其秀出者師之君之以
復其本然之善當是時也萬邦之協心為民之咸和
蓋非虛言矣則其民彝物則之同事表裡貫於精粗
昊天游衍無一事而非仁布於言行施於四躰粹然
盎然三百三千優之大哉豈必待其人而後行哉故

曰比屋可封雖然行遠必自邇升高必自卑洒掃庭
內維民之章鷄鳴而起所當牧之者不曰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乎顏色辭氣近信遠鄙曾子之言也魯氏
之傳孔道至于今益儀其辨之始可以勅天之命矣
始可以踐復之大哉之地矣

純仲說

甲寅科狀元金正言曰吾名子粹故吾字曰純仲請
先生說其義子粹將服膺焉予曰粹也猶之穉穉也
學難而言唯鳥足以進於子我純仲曰吾聞不器文
王之德之純蓋讚文王與天同功之妙亦學者之所

敢望然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則子粹豈非凡民之
一乎是以用乾文言少辭字曰純仲蓋剛健中正純
粹精乾之德也乾之德非與文王同乎予曰士希賢
賢希聖聖希天純仲之自負也亦不淺矣是不可以
無說矣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雖曰無粹無臭然所以
運而不息大而不遺豈曰無所主宰乎日月星辰之
垂象風雨霜露之為教曷嘗頃刻之有違也哉雖其
謫見于上災興于下亦輒焉而已其所以生成涵育
之化至于今如一日則其不已也純也可知矣乾之
大象曰君子以自疆不息聖人之望人也深矣君子

自疆則不撓不息則不廢不撓不廢所以至其極也
至其極則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希天之妙
於是著矣是不寧希文而已矣孟子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周公師文王讚易爻是聖師聖也是
以言禮樂者皆倣之周公觀其赤烏几几之際其心
豈不純乎文王開睢麟趾之化行於破所缺齊之時
而風之變也復故于正非純亦不已之所致歟故曰
處逆境難周公之聖非值此何從而知其達孝孝唯
呼純之效不在斯乎純仲取狀元爲言官可謂顯矣
已而矣于時然其中確乎其不拔矣予嘉之作空說

以晶之庶其有守也有守則純矣

平原說

幻菴弟子分上人從懶翁居亦且數年故得翁平原
之號墨跡尚新而山水圖又翁所得意平遠可愛而
繼以送行之頌觀於此翁之伎倆殆無餘蘊矣予與
幻菴善故當其求詩也不靳今又索平原之說予何
忍辭上人之得於翁者如此夫豈無說乎翁游江南
嗣法於平山則平乃翁之所自出也而本源自性於
是顯矣合而言之曰平原所以明其得於師者非外
物也蓋吾本性而已天真之佛無變無易亘古亘今

而平山印之然後本源呈露則師資受授之際可以
輕議乎哉此非吾所知也夫水之性濕而乾下周遍
法界者也其源則出乎天天金也金生水故雨露從
天而降水之積曰海其出也乃在古井絕頂飛瀑斷
崖則其源似乎斬絕矣以水德觀之則浸淫后土無
適而非所居之地狀則隱涌則顯何往而不平哉况
上人安於分不蕩不枯湛乎其虛明萬物森羅於其
中翁之知人也益明矣使江月分影其間而游於幻
境如畫中上人何可及乎哉予慕之甚故不辭而略
為之說

仲英說

懶翁之徒有曰覺雄者號仲英嘗為書記喜愛之
翁既示寂仲英輩居浮屠傍六七年徘徊不語去一日
以上黨韓孟雲所作仲英二字來曰吾師忘吾心吾
心自不安吾罪也吾師師指空又師平山其走也數
千里又數千里足之重而不之卹率之心安然後悠
然而啟三山二水之記畢矣談利遍下東土矣吾師
再來人也走尚如此况吾儕乎游山涉川尋師訪道
時哉不可失先生幸有以教之予曰上人之學非吾
所知也吾所學又上人所外也吾將何以塞責吾觀

鳥獸草木各一大極也動物之得乎陽者為雄植物
之得乎陽者為英蓋雄然後雌有以承之英然後實
有以繼之保合大和故于真固生主之理不窮矣此
則吾說也至若師之所師曰大雄者所謂世尊也而
為三界師師之所求曰心花者所謂果德也而照十
方刹佛之心之隨處發現矣師尚走乎哉師其故而
返照名號於介然之頃而有得焉則優曇鉢花出現
於世矣尚何枝蔓之可去哉仲英當知伽葉微笑家
不出此莫待無花空折枝可也勉旃勉旃

千峯說

曾溪雨上人龜谷弟子也問其號於韓山子穉穉曰
龜谷善名人豈於上人斲之乎請以一雲如何上人
曰吾徒事師如子事父吾師名也請易之穉曰吾於
龜谷游亦久矣而忘之吾罪也請易以千峯上人曰
可矣願畢其說上人既可之矣予何辭山之附地地
之勢西北高天下之山起于西北而東南之趨適于
中國禹貢三條可見已五嶽雖尊而高峻各居方面
者又多也凡停而峙隨其大小名之曰峯則峯之列
于天下宜又多也其曰千者舉中數而已矣一非不
足萬非有餘上人所處善矣明月當其上出定亭茶

上人清矣胡不取積雪滿其下八定面壁上人高矣
胡不取取雨何哉雨吾也吾之在千峯也澤及四海
崩生甲坊草木遂矣嘉禾多稼瑞國裕民其利博矣
上人之取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然雨不可恒也時
焉可也吾師之居如畫中猶也青鞋往游長松之下
白石之上坐對衆峯與上人話其指以妙高峯之所
在焉携手登臨是吾願也菴名普滋實幻翁所命去
上入之心於是蓋白矣故併及去

雪牛說

乳上人者普滋

之徒也印大藏

貌清行完為衆中秀普濟以雪牛命之有以也猶為
行其義雪雪山也牛雪山之牛也其乳之用笠書言
之詳非猶所知然乳者人與獸字育其所生者也形
既生矣非乳無以養則命性之正所由行也乳之功
大矣普濟獨取是蓋其教宜然也其教以清淨為本
教化為用雪山西域之高藥香草之繁茂故牛之牧
于其中者必肥膩而其糞之潔也猶為設場之用則
躰之純而不雜氣之完而不敗嚴整道場精修戒器
以感弘慈以滌宿垢入于定門者可知也夫牛之見
取於禪者有四又有十其說各不同不可論雪山之

牛側身西望者也故為上人言之上人法乳何日而
遍于含識乎其益勉之哉

景春說

予之遊閩東也杆城知郡朴君仁乙求字且徵言予
老矣學問之荒落也文辭之蹇澁也吐言而不成文
談義而未底蘊何由塞其責然同在琳宮不為非舊
今之遇我其情油然而不可無辱乃字以景春而告之
曰仁在天曰生在人曰心乙於方在東於物在木故
仁色四德乙冠四方即帝出而運專一歲者也其運
也在東曰春南而夏西而秋北而冬冬而復春春生

生不窮萬古一日則春之冠四時也不誣矣仁之色
四德也不虛矣乙之為訓尚何言哉其於人也存心
曰仁居家慈孝為政惻隱是其推也且其粹而益背
心廣躰胖仁之發而春之暢也民之從化如立春風
和氣四達流乎無窮况一州之地乎達而在上布唐
陽春非異事也君其潛心焉

李氏三子名字說

廣陵李浩然舉於有司以書義著稱予嘗願聞緒論
而未之果一日來謂予曰吾有三子一曰之直字伯
平次二曰之剛字仲楷次三曰之柔字叔明蓋有慕

於聖人之又用焉耳夫三德者聖人之撫世酬物因
時制宜所以納民俗於皇極者也人之正稟乎天中
和之躰用具焉降衷綏性之說是已然氣稟變之於
初汚俗驅之於後不得不趨於不中不和之域焉是
以聖人緇天立極君以治之師以教之於是乎三德
之自立焉世道平矣康矣比屋可封矣聖人夫何為
哉亦曰正焉直焉順乎其常而已垂衣無為之治可
見矣故名吾長子曰之直字伯平欲其為堯舜之民
也此聖人之用直於平康之世也世道降矣民之潛
退而不及乎中矣於是乎輔之翼之振作其頽靡之

氣歸於中和而後已此聖人之用剛於沉潛之世也
故名吾仲子曰之剛字仲潛世道升矣民之高明而
過乎中矣於是乎漸之摩之消耗其強梗之氣歸於
中和而後已此用柔於高明之世也故名吾季子曰
之柔字叔明嗚呼聖人之用中於民也如此民苟歸
于中則是堯舜之世也名之雖異其歸則同父安愛
子之心無或少偏故也今吾名吾字必以此將以察
世變慕聖克以自樂於畎畝之中而已不出戶庭知
天下吾之謂矣請先生為之說予曰信乎子之善說
書也予老矣皇極之行也三德之又用也不可見矣

令嗣三人皆有美質異日所就誠未可量無廢教
吾之望也其勉旃

牧隱之書卷之下

